

中華飛羽



1992. 6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第五卷第六期 總號／第四六期



盡覽自然生趣



HABICHT海碧牌AT80

大自然生態，或動或靜，自有迷人處，要不動聲息，攝獵箇中色彩神韻，方可盡得其樂——施華洛世奇最新海碧牌AT80瞭望鏡提供至佳選擇。

AT80外型悅目，構造及性能卓越，充份發揮施華洛世奇數十年在瞭望產品製作的科技成就。

影像清晰細緻，超速對焦，構造堅固，功能防水，並備有攝影鏡頭，自然真像，立時捕捉。

施華洛世奇特約經銷商樂意介紹AT80創新技術，為閣下增添觀賞樂趣。



台灣總代理：永光儀器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98號12F之3
電話：3910442



德國 卡爾蔡司捷那望遠鏡

德國原裝進口

親愛的鳥友們請注意！本公司慶祝週年慶大特價！

DELTRINTEM 8x30

鏡片採用多層彩衣保護，輕巧，攜帶方便，能迅速找尋目標，是新手最佳的玩伴。

特優價：NT\$2,800.00



BINOCTEM 7x50

明亮的物鏡，具高度透光率，特別適用於曙光視野及惡劣的天氣下。

特優價：NT\$4,800.00

DEKAREM 10x50

適用於低光度條件下，本身具有高度平衡功能，在無三腳架之情況下，亦能觀賞到靜止畫面的視覺感。

特優價：NT\$5,700.00

7x50 & 10x50

鏡片採用多層彩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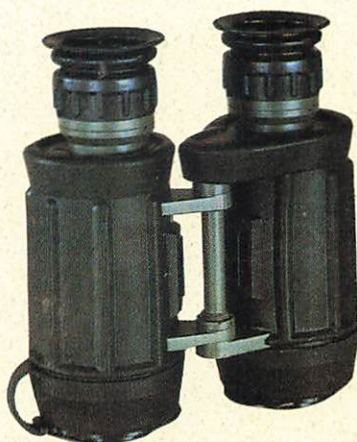
百年歷史，傳統的品質，是您最具信賴的保證。

NOTAREM

8x32 BGA/10x40 BGA



DF 7x40 B/GA



8x50 B OCTAREM

12x50 B DODECAREM



台灣總代理：

傑億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RETECH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1巷1號8F之3

電話：(02) 341-8376 代表號

歡迎郵政劃撥帳號：15429489
通信欄請註明訂購型號及數量

戶名：傑億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無限延伸我們對鳥兒的愛——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籌募基金

為擴大進行保育、研究、宣導工作

我們計畫設立野鳥基金

針對國內各大企業、文教基金會展開募款

敬請支持、提供資訊或代予引介

您的一個消息就可能讓鳥兒得到更多的愛！

請與我們聯繫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Tel: (02) 706-7219

Fax: (02) 754-8009

郵撥: 1267789-5

我們準備了詳盡的計畫，期待您的參與！

請支援無污染活動

廢電池回收

將您用棄的電池送至會館（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295巷13弄6號2樓）

特別回收箱內，謝謝！

鳥類生態攝影座談會

歡迎您來參與！（請先索取門票，200張，送完為止）

時間：81年6月28日（星期日）上午9:00～12:00

地點：台灣大學視聽教育館（辛亥路邊大門進入）

內容：09:00～10:30 資深鳥類生態攝影者作品欣賞

10:30～12:00 座談會 議題：鳥類生態攝影之觀念與守則

生態攝影之器材介紹

台灣鳥類生態攝影之展望

邀請資深鳥類生態攝影工作者：

王金源、王嘉雄、吳永華、孫清松、徐仁修、陳永福、
陳加盛、郭智勇、郭東輝、許建忠、劉 川。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台北市動物園之友協會

視康股份有限公司

索票方式：（會員優先，一人二張為限）

1. 親至中華鳥會索取。

2. 附貼妥郵資，並寫好收件人地址、姓名之回郵信封函索。

（現場備有精美海報贈送參加者，並安排攝影者為您簽名留念！）

庫存傾出

最後的機會！

真的珍稀資料檔——中華飛羽合訂本。

第一卷 (77年9月-12月)

第二卷 (78年元月-12月)

第三卷 (79年元月-12月)

第四卷 (80年元月-12月)

※ 記錄、華語、譯著、英文、日文、常識、小叢書。

應有盡有 • 無所不有
值得您擁有 • 值得您收藏

請至各書局登記訂購，數量不多，欲購請快也！最後期限6月30日前。
台北：(02)325-9190，新竹：(035)518938，南投：(049)985937。

好玩的

• 徵求能幹的車布先生、小姐。
志士！

車布袋遊戲！

車：您家有縫衣機嗎？

布袋：34 × 25 (cm)

繫放用鳥袋。

目標：700個。

- 註：
1. 將布帶回家工作。
 2. 布已備妥。
 3. 5道直線即可完成。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繫放中心營
Tel: (02) 7067-219 9Am-5pm.

出版者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發行人 陳葉旺
 總編輯 陳明發
 編輯 張燈燦
 陳鳳觀
 吳尊賢
 林昭妃
 梁秋月
 郭美杏
 鍾懿莉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會館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
 295巷13弄6號2樓
 電話：(02)7067219
 傳真電話：FAX (02)7548009
 劃撥帳號：1267789-5
 印刷：廣浩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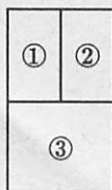
著作權所有

●轉載請先徵求本刊同意●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七二二〇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三〇五四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

目錄

活動	1
記錄	3
野鳥天地	
細觀萬物皆文章	4
自然筆記—永遠的老鷹(二)	11
為候鳥感謝兩位善心人士	20
候鳥季微漣	21
觀鳥趣事有感	24
鳥影尋蹤—澎湖區六月份鳥況	26
澎湖冬天的鳥況	28
灰面鵟現形記	30
天空的稱霸者—兩燕	31
猛禽的兩性關係(續)	36
飛羽探遊	40
鳥族速寫	42
飛羽書評	45
每月書摘	47
通訊	52



封面故事

攝影\劉川 設計\張燈燦、陳鳳觀

賞鳥人常說的一句話，「鳥類是最佳的環境指標」。在我們的週遭若是有各式各樣的鳥類出現時，代表著棲息於這個環境裡的生物的多樣性，而這也隱含著一個重要的訊息——這個環境是穩定而健康的！因此，封面上的三群鳥就不再只是數量的象徵了。（您認出牠們是誰了嗎？）

由全省各地資深鳥友鼎力支持的「鳥影尋蹤」專欄於上期順利劃下一個句點，感謝各地「鳥角頭」的拔筆相助。本期開始，我們開闢了兩個新專欄——「鳥族速寫」與「飛羽探遊」，希望能延續「鳥影尋蹤」的模式，由各地的鳥友們來為全省的讀者介紹當地的鳥人與賞鳥據點。在前置作業不很充分的情況下，第一次推出即能得到新竹鳥友的熱情支持，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我們希望能將報導的點擴大至台北、南投等目前已有鳥會的地方，希望這兩個新的專欄能有更多的鳥友加入！期待您的來稿（如蒙賜稿，請於信封上註明「投鳥族速寫」或「投飛羽探遊」等字樣）。

結合全省各地鳥會與當地縣市政府擴大舉辦的「第一屆全省候鳥季」，在獲得眾多參加民眾的賀采聲中落幕了。各地主辦單位即將於六月中旬集會討論此次候鳥季的優缺點，以做為下屆候鳥季的參考。期望這種擴大宣導的方式，能讓更多民眾一起來參與並從中獲得保育的常識，更為各地鳥會與當地縣市政府間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樑！我們深信，唯有政府與保育團體的密切合作，方能使保育工作的落實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 × ×
「該感謝的人太多了，無法一一感謝，只好感謝上天了！」上期的黑面琵鷺事件，獲得了眾多鳥友的迴響，而你們的行動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應——行政院農委會即將於六月公告黑面琵鷺為瀕危之保育類鳥類！身為七股工業區開發單位的台南縣政府也從善如流地預定劃出工業區外的一塊地做為保護區（由於此預定地之地形地貌不符黑面琵鷺之棲地，因此我們仍將繼續與台南縣政府溝通、協調）。此事件雖未塵埃落定，但我們仍不禁想要告訴各位這個初步的好消息！鳥友們，繼續加油！

× × ×
五月十七日，台南市野鳥學會的生日，恭喜你們！



台北市野鳥學會

Tel: (02) 3259190

月份	日期	地 點	解 說 員			關渡定點駐站		
6	7	月眉山	林文宏	洪智雄	林顯堂	Am	高興國	顏明周
	7	烏來	李柏佳	陳光偉	吳連亨	Pm	陳恩理	李振輝
	14	四嵌水	林國棟	蔡錦福	吳清墩	Am	郭達仁	李平篤
	14	金山	陳正隆	馮 文	許文勇	Pm	許建忠	黃清祥
	21	陽明山	粟爵斌	莊金鐘	李明華	Am	林緯原	劉榮輝
	21	娃娃谷	廖金練	呂長益	郭雅君	Pm	賴啓鈿	黃行七
	28	十八羅漢洞	謝慶沛	黃玉明	謝章政	Am	蘇健隆	胡 瀛
	28	平等里	蕭學璋	陳岳輝	謝慧彥	Pm	盧瑞雯	賴美秀
※ 備註：租車活動請 10 天前開始報名 ※								
〈大型活動，請事先報名〉								
月份	日期	星 期	天數	報名日期	地 點	解 說 員		
六月	5-7	五~日	3	5/1	藤枝扇平	呂永吉、張玉蓮、黃玉明		
七月	4-6	六~一	3	4/1	澎湖七美	蕭學璋、周玉連		
	12-14	日~二	2	6/1	烏來	兒童夏令營（分10梯隊活動至8/1止）		

※關渡・生態定點駐站解說員每週日早上9:00~11:30下午2:00~4:30現場為您服務

南投縣野鳥學會

Tel: (049) 985937

南投縣野鳥學會 六月例行活動

集合地點：埔里國中校門口

出發時間：早上六時

日 期	地 點	嚮 導	費 用	備 註
六月 七日	梅峰 松崗	劉檜漢 蔡牧起	會員貳佰伍拾元 非會員參佰元	六月四日截止報名
六月十四日	日 月 潭	劉文功 楊瑞珍	會員貳佰元 非會員貳佰伍拾元	六月十一日截止報名
六月廿一日	萬 大	張泳達 邱正己	會員貳佰伍拾元 非會員參佰元	六月十八日截止報名
六月廿八日	蓮 華 池	黃蒼松 周政雄	會員壹佰伍拾元 非會員貳佰元	六月廿五日截止報名

會館：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442號(周政雄先生) TEL: (049) 985-937

新竹市野鳥學會

Tel: (035) 340901

新竹市野鳥學會 六月份活動表

日期	活 動	領 隊	內 容
6/3	月會	郭承裕	賞鳥入門與幻燈片欣賞
6/7	青蛙石一日遊	范揚進、陳如華	集合時間：am7:30 地 點：火車站前噴水池 費 用：免費，自備車資、飲料 及午餐，請先報名
6/7 6/14 6/21 6/28	港南鳥類調查	洪鴻展、蕭秀蓮 林淑娟、艾台霖 朱季媛、林仁勇 范揚進、彭鈺娟	早上7:00於金城湖水閘門集合 請自行前往（可先行離去） 免費，活動時間約三小時
6/6 6/7 6/20 6/21	東北角調查	江佩祈（車） 郭承裕（車） 郭承裕（車） 黃麟一（車）	調查員：林思民、林正中 ：魏美莉、茆世民、柳瑞昭 ：魏美莉、茆世民、柳瑞昭、 莊燦榮 ：楊閔喻、黃麗娜 調查員請於當天早上六點於清大正門上車

宜蘭縣野鳥學會

Tel: (039) 560789

宜蘭縣野鳥學會 六月份活動表

日期	地 點	集 合 時 地
6/14	新寮瀑布	08:00 羅東鎮公所



記錄

黑鶇

一. 鳥種：中名——黑鶇

英名——Blackbird

學名——*Turdus merula*

1. 發現日期：1992/4/12
2. 詳細地點：新竹港南
3. 天氣狀況：陰雨
4. 光線亮度：普通
5. 鳥是否背光？否
6. 觀察時間：約15分鐘
7. 觀察者與鳥的距離：100公尺
8. 當時所使用之光學器材：Kowa 25X

二. 請以文字描述所見之鳥，說明其大小、體型、體色、行為、叫聲、活動地區之棲地描述，以及與其他那些鳥類一起活動？

4月12日下午，因聞知港南地區出現了蒼翡翠及灰背赤腹鶇，便前去瞧瞧。當我們正在清點鷹斑鶇的數量時，從遠方的樹叢底鑽出了一隻烏黑的鳥，嚇了我一跳，因驚嚇過度，竟將此鳥誤認為八哥，最後還是林宗以大哥將這隻鳥確認為黑鶇。此鳥之特徵是全身烏黑，嘴及眼圈皆為黃色。聽郭總幹事說這種鳥在民國70年已記錄過一次，但為死鳥，這隻活的黑鶇算是港南的首次記錄了。

三. 補充資料：

1. 在鑑定過程中，曾考慮其他那些鳥種？ 無
2. 觀察者之賞鳥經驗與資格： 1年9個月

四. 是否有其他證據可以協助鑑定（如標本、照片或錄音帶等）？若有，是何種證據？存放於何處？ 無

五. 填表者資料：

姓名：楊閔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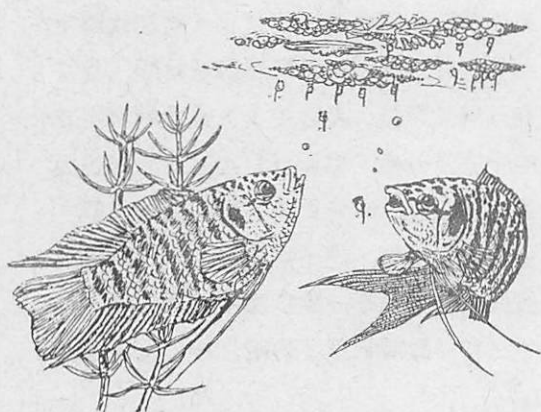
住址：

六. 共同發現者姓名：李文雄、郭承裕、林宗以等9位鳥友

✦

細觀萬物皆文章

鳥蓋先



這幾天乍暖還寒，山上又是白天熱、入夜冷，衛兵站起來還頗不是滋味，只能在上哨時看看麻雀、紅鳩為了下一代所演出的諸般情事，甚至連半夜都有麻雀在燈上駐守捕食，偶而筒鳥在早上同一棵樹上鳴叫，十六日早上一隻白耳畫眉在營區呼朋引伴，倒是晚上已聽不到領角鴉的叫聲。平時看看書，勤畫費心思的工筆畫，倒也不知不覺地啃掉了好幾天的「饅頭」了。

營區外的世界總是吸引著人期待休個假，幾次休假幾乎是天候不佳，只能在家裏整理資料，洗洗魚缸了。而自從上回從苗栗採回鬥魚之後，一直想繁殖牠，好再放到台北附近幾個較有救的湖泊中，只是試了幾次一直沒用，反而損失了好些成魚，倒是學弟在每日照料下，鬥魚一次又一次地築泡巢，小魚也孵化了好幾次。這次家裏多了個新魚缸，趕忙向學弟調了一對鬥魚，鋪了泥沙，種了從野外採回的水草，一個模擬鬥魚居住環境的魚缸就完成了，第二天，雄鬥魚果然在水草間吐泡築了，回部隊之前，還一直叮嚀老弟千萬照顧。

前些天回家，水草茂盛，探頭一望泡巢，在氣泡之中果然有著幾十粒魚卵，成魚一面照料，一面維護泡巢的完整，過了一夜，早晨再去探視，小魚已然孵化，附著在泡巢之下，我用手指輕觸魚苗，魚苗抖動著沈入水底，成魚一面將魚苗吸入口

內，再吐至安全的地方，一面滿懷敵意的啄著我的手指。我想這回總該成功了！不過可惜的是，這對鬥魚是學弟由水族養殖場購回的，雖說看來和苗栗的蓋斑鬥魚並無二致，但色調上卻大不相同，苗栗的鬥魚色調頗淡，且偏向紅色系；而這對據說由台灣出口，在國外又繞了一圈才「回國」的鬥魚色調卻極深，而且屬藍色系，鰭條之間的藍色斑點鮮亮無比，和苗栗產鬥魚截然不同。其間種種，也只能請教曾晴賢先生方可知曉。

魚苗孵化了，總得餵食吧？從圖書資料所得，待大些再餵以剛孵化的豐年蝦或水蚤、赤蟲。既然如此，因為無法在家中照料，那就先煮好了一粒蛋，請小弟每日餵食，又去學校後面的田溝中撈了些水蚤，只是水蚤一入水族箱，便被成魚吃得乾淨，不過凝眼詳視，水中還是有不少的浮游生物，想來這缸子魚保得住了，至於結局如何，眾看倖拭目以待吧！

鬥魚忙完了，倒是房中的資料一塌糊塗，隨手拈來，記錄的都是些年前在外頭一些路線、鳥況、物產，想想鳥友們賞鳥慣了，哪兒有些什麼鳥，已經可以在賞鳥過程中將眾鳥族隨傳隨到了，也不必我班門弄斧啦！倒是一些蟲魚、化石的小物事，可還沾上了一些邊，就著記錄，我就閒扯一些自己閉門造車所得的心得吧！

四獸山的螢火蟲、植物化石

這兩樣東西，全都是在無意間發現的，剛搬來台北時，一個人也不敢跑太遠，不像現在是一輛老爺自行車騎遍台北市近郊。只看到四獸山近在眼前，於是這兒就成了我探險的最佳去處。

剛開始，我只是白天在山上賞鳥，等到摸熟了，時值炎夏，我正打算夜間上山找鍬形蟲、獨角仙，於是帶了手電筒，沿著瑠公國中後的步道上山。

也是水泥叢林太過悶熱的緣故，夜晚的四獸山腰也有不少的民眾運動納涼，享受著平日難有的清靜，促織陣陣，偶而忘時的蟬在路燈下高歌，光是在這種夜色下，就令人流連忘返，何況還在路燈下找到不少鍬形蟲及許多難得一見的小動物！上了山頂，台北市靜靜在山腳下閃亮著，她的繁華喧鬧，如今看來也只淹沒在一片沈寂之中。

繼續走入林間，你還可以聽到領角鴉在「勿—勿—」地相互回應，夏夜之中，有山如此，可真是大快我心。就在我漫步山林之時，瞥見幾點螢光飄過林間，自從在基隆見過螢火蟲之後，也曾經觀察過牠的生態及分佈，但搬到台北之後，可也沒過牠的消息，如今重逢，便如見老友般，心想燈光明亮，說不定掩蓋了不少飛螢的微弱光芒，於是步步深入漆黑的雜木林中，待得眼睛適應了黑暗之後，呈現眼前

的竟是以百計的螢火蟲！這種景觀卻是這輩子前所未見的，我坐在地上，靜觀飛螢滿天，一時還忘了另一群密密麻麻的蚊子哪！

後來，經過幾次觀察，這兒的螢火蟲多半七點入夜後到十一點左右數量最多，反而夜半之後很少見到；同時此處也有兩種體型不同的螢火蟲。而在台北市近郊，其實也有不少地方有其存在，甚至在產業道路的小水溝中，只要水質清澈，都可以找到成蟲和幼蟲。台北烏來、金瓜寮溪、石碇、關渡（眾鳥友於夏秋之交繫放時，不妨留意）、淡水沙崙、基隆東勢坑、月眉山，都曾找到不少的螢火蟲，甚至我曾服役的幾處地方——麥寮、新竹湖口、台南新化、左鎮、台中新社，都可見到這種都市小朋友多數未曾見過的小昆蟲。可見，其實只要環境不要被破壞得太過，很多被稱作可能滅絕或瀕臨絕種的生物可能存在的於牠應該存在的地方，只是我們想不到也沒想過去發現牠、保護牠。像蓋斑鬥魚，目前為止，我獲得的資料中，已知可能存在相當族群的地方也有六處，而桃園的大小池塘、南投、宜蘭、嘉南平原必然也會有牠的蹤跡，藉著飛羽一隅，希望鳥友有任何和鬥魚相關的消息，也能互通聲息，和我聯絡一下。

似乎離題啦！螢火蟲曾是多少大人們童年的玩伴，如今在繁華的台北市邊緣重現，卻又得面對四獸山廟宇的增建及土地

的開墾，幸耶？不幸耶？

四獸山還有植物化石，也是無意中發現的。

有一段時間迷上了化石，所以也一次又一次地在全省尋了這麼幾次：貝殼化石、海膽化石，一直到左鎮的動物化石，也算是一窺了台灣地質的風情了。就在一次查閱台北近郊登山路線時，發現四獸山的山上有一處煤礦，有煤當然就會有化石可能存在的沈積岩了，所以又挑了個假日，上山找寶去了。

從瑤公國中校門前的產業道路直上，這條路一直是許多民眾假日登山健行的路線，尤其是清晨時分，一座偌大的山擠了不少人，卻也不免嗟嘆咱們能夠休閒遊憩的場所實在是缺乏，而且也缺乏完善的規劃。

走過了一間間的廟宇、神壇，再走上一個大約四十五度的大陡坡，我在一片為了闢建神壇而挖出的岩層露頭前停下來，記得有一回，在這附近找到一塊煤，那就在這兒試一試吧！拿出了平口的螺絲起子、鎚子，找了一塊散置在地上的石頭就這麼敲打起來，幸好是這兒的岩層鬆散，順著岩理一敲，石片便如翻書一般地應手而開，這麼敲了幾顆石塊，總算是運氣好，就在想擇地再敲時，瞥見敲碎的石頭中隱約有如同樹葉的紋理，拾起這塊石頭細看，再用鎚子一敲，石頭裂成兩片，一片樹葉化石嵌在這塊易碎的石頭上，而另外一

片則有著對稱的印痕，不過這些化石只是樹葉或枝條的碎片，形成稀薄的煤渣後留下的印痕，雖然如此，但卻也留下了最真實的記錄，也道盡了大自然造物之美。

後來幾回的採集中，神壇也漸漸成形，它幾乎削去了這小山頭的大半，而在散置的大石中，只要敲上一段時間，總能找到不少的樹葉化石。只是這些神壇廟宇一座座的建起，就是一座座的山頭又被削去一半，山若有靈，又豈容這些吵嘈、雜亂的建築砍去它葱綠的山頭呢？

帶回家的樹葉化石，經過整理，葉片完整的很少，除了少數葉片成堆聚集，其餘都是零零散散，後來檢視岩層露頭，找到一化石最多的岩層，或許散落地面的石塊化石，和這層岩層同屬一層吧！

探罷化石，信步走過一座廢棄煤礦，礦坑口已然崩塌，礦坑前一片大廣場，神壇裏香火不斷，信徒們忙著求籤祝禱，渾不覺眼前這座廢礦坑的存在，站在廣場遠觀台北盆地，基隆河隱約在高樓大廈間流著，即使在藍天之下，仍泛著烏黑的顏色，而遠山不再含笑，每日一觀總又要多上幾個瘡疤，也不知下回再上四獸山，神壇又要多上幾座？

內寮溪之旅

如果只說內寮，多半少有人知道這條溪在那兒，但是提起草嶺古道所在的貢寮

，絕大多數的鳥友一定立時想起草嶺古道的幽靜，遠望坑溪溪水的清冽，以及那兒眾多的鳥種。而內寮溪和遠望坑溪同屬雙溪支流，但這條溪的清新和遊人稀少，反比遠望坑溪更加吸引人。

以前對於貢寮，印象只是老家所在，小時候只要遇上暑假，全家人都會到遠望坑溪戲水，還有一次差點就成了溪中魚蝦的食物哪！不過那兒的水質清澈，卻是讓我印象深刻的，只要在親戚家後的小水溝一撈，便是滿滿的一袋小溪蝦，當時還時興生吞活蝦，貢寮的親戚一把活蝦，一口酒，如今想來，倒也是有一番鄉土情味。

上了國中後，不但無暇再去貢寮戲水，也似乎遺忘了這個乾淨的世界，甚至於怎麼去，好像也彷彿記得只能搭乘火車了；一直到高中學會了釣魚，才又真正回到了這想念的地方。

坐上凌晨四點多的火車，載著一列釣魚人的火車便駛往東北角的每個釣場，這班列車似乎成了釣人的專車。火車沿著基隆河、雙溪河而過，基隆河也只有在北迴鐵路沿線以上才顯現它未受嚴重污染的面貌，在三貂嶺附近，溪魚肥大，紫嘯鸕、鉛色水鸕、魚狗隨時在身邊出現。過了一個長長的隧道，雙溪川呈現出另一乾淨的面貌，北台灣很少有一條河川能保持如此的潔淨，頭一次見到雙溪全貌，就會深深喜愛上這個地方。

到了貢寮站，兒時在此的印象隱約浮

現，在跨過雙溪的大橋上探望，總和看膩了的基隆河下游有天壤之別，我穿越貢寮小街，在它和福隆、雙溪互通的主要幹道邊駐足，一個往「內寮」的路標指著一條沿溪修築的產業道路，「就試試看吧！」我心裏想著。一路上鳥聲不絕，到達貢寮時才五點多，四月之時，天色卻已經大亮，在多次的釣遊中，不但見到了黑喉鷓鴣鳥，而且台灣畫眉隨處可聞，也可見到牠站在枝頭；藍鵲在你眼前排隊飛過，竹雞在你於溪邊稍立時互相追逐，魚狗飛掠，蛇鷹盤旋，黎明之際還常見雁鴨在溪谷間尋覓棲身之處；溪水潺潺，溪魚肥碩：苦花、石斑、平頰鰱更是應竿而起，而毛蟹更是隻隻肥大。此外，泥鰍、沙鰍、日本禿頭鯊、爬岩鰍、蝦虎更是繁多，真是魚類天堂；還有一回，我帶著蛙鏡浮潛，湯鯉在溪流中逆水而上，一隻至少二十公分的大香魚更身旁竄過，雖說香魚是人工放流，但是卻也證明了雙溪這條溪的清淨及魚族之多，是淡水河所比不上的。難怪愈來愈多的遊客湧向這個地方，而媒體也一再透露這塊未受污染的田鄉。

不過，儘管如此，貢寮鄉目前卻也面臨了最受矚目的核四建廠的問題，在濱海公路上，反核四的標語不斷在眼前出現，想要在這塊未受半分污染的地方蓋核四廠，也難怪貢寮居民老大不願意（說也奇怪，核電廠似乎偏好選在風景區或旅遊勝地附近設立？），鹽寮海水浴場、福隆露營

區，會不會在核四建廠後有何變化，恐怕也是貢寮人所擔心的。

面對聞風而來，釣客遊人不絕的雙溪川，我不免也在擔心：如同北勢溪、南勢溪一般，在大眾傳播的發達之下，雙溪川是否又將要清澈不再、魚兒縮水？（在過度的釣獵壓力下及釣法的毫無限制，淡水河流域的魚群早有體型變小的趨勢，國內那些以一小時可釣數百尾「小溪哥」自誇，釣具也號稱精細化的「溪仙」們是否該檢討了？）。咱們一直是如此，那兒好山好水魚多那兒去，等到山窮水盡魚無蹤，又一窩蜂地往另一處新開發的勝地鯨吞蠶食。我是半個貢寮人，也希望這片土地不要再被破壞、欺侮。

四分溪的嗚咽

很早以前，我就很想為四分溪作一次記錄，這條溪雖短，但它所經歷的破壞、污染，卻是咱們台灣溪流的縮影。

四分溪位於研究院路底，在中華工專下游已被改建，和排水溝差不了多少，工專以上則還保持山溪的型態。頭一次到這兒，也記不得是騎車兜風時偶爾遇上，還是特地尋找基隆河沿岸那些清澈的溪流，不過，一看到這條溪，就覺得這條溪應該不至於太壞，馬上回去準備了防滑鞋、釣具，隔天就到了四分溪，以小溪谷用的釣組從中華工專一路釣上去。

四分溪雖算細流，可是溪魚卻也不小，頭一次試竿，便釣上了一條約十五公分的雄性粗首鱖「紅貓」，之後的溯溪過程中，不乏缺少此體型的鱖屬魚，可見得只要人為破壞少，即使是小溪谷也是處處游魚的，在四分溪，除了粗首鱖，尚有台灣石鱖、蝦虎及少許鯛魚。

每逢夏季，這條小溪也會有戲水的人潮，此時豆娘翩翩，實在想不到在台北東區邊緣尚有這種好去處。

在這兒走了幾次，不記錄一下鳥況似乎說不太過去，這兒雖只是個小小溪谷，卻有著二十九種鳥的記錄：白頭翁、麻雀、綠繡眼、紅嘴黑鵯、翠鳥、小白鷺、夜鷺、鉛色水鴨、紫嘴鴨、黃鵯、白鵯、灰鵯、樹鵯、藍鵯、藍磯鴨、綠畫眉、繡眼畫眉、小彎嘴畫眉、大彎嘴畫眉、竹雞、大冠鷲、筒鳥、烏秋、山紅頭、粉紅鸚嘴、紅鳩、珠頸斑鳩、五色鳥、紅隼等鳥種，外加一隻在溯溪時於小山溝發現的黃頸黑鵯。整體說來，四分溪也算是一條賞鳥初入門者值得一遊的路線，不過，時間還是以晨間健行方式最佳。

但是，好地方似乎永遠難免破壞，入伍之後，斷斷續續去了幾次，每次去總是多一份失望。這兒有條沿溪修築的道路直通福德坑垃圾掩埋場，每天經此前往福德坑的垃圾車轟隆隆地駛過這條小溪，加上近年來北二高的修建，廢土不時落入溪中，居民傾倒垃圾的結果，溪水逐漸黃濁，

藻類繁殖。而中段一位居民更是大肆開挖溪床，其別墅之前的一大段溪床全部被翻了過來。自此，下游溪段如同泥漿一般。如今也有一段時間沒到四分溪了，不知它如今是好些了？還是又將成為污染原本就已惡化的基隆河的支流？

牛糞鯽在台北

原本初遇俗稱牛糞鯽的革條副鱗及高體鰭鯽時，一直好奇體色如此鮮豔的兩種小魚，為何會被冠上這麼慘的俗名，不過想來多半是由於牠們在湖沼的數量太多了，多得令人覺得牠和牛糞一般沒有什麼價值吧！總之，這兩種小魚絕對可以名列水族館之中，只是月亮是外國的圓，在眾多國外熱帶魚稱霸的今天，有多少本土所產的美麗魚種被湮沒在一波波的破壞下？！

牛糞鯽通常喜歡成群活動，在有牠們的水域，常可看到牠們在岸邊來回游動，此時只要一組蝦籠，常常就能滿載而歸。以前我使用極小的釣組，一天就只能釣個三、四十尾，如今一個蝦籠不消五分鐘，便可以捉上數十尾。這是捕魚技術增進的便利，卻也容易竭澤而漁。

台北盆地內有不少湖泊，像內湖大陂、大湖、金龍湖等，這些湖泊都有牛糞鯽存在，但是在數量上卻有不同。像大湖，在我的採集記錄下，高體鰭鯽數量最多，革條副鱗反而沒有記錄；而被釣友俗稱觀

音埤的金龍湖，則是革條副鱗的天下，高體鰮鰻反而只有零星幾尾。而在基隆月眉山的湖中，卻又是高體鰮鰻的天下。這種有他就沒我，有我就沒他的情形，頗令人玩味。

從康寧路往伯爵山莊方向走，有一條湖底路，以前是一條僅容機車通行的小溪，旁邊一條水溝，裏頭便有著許多的革條副鱗、大肚魚，而往溝底泥沙摸去，還有不少的蜆。在台北盆地中尚有這種生態存在溝間也算是異數了。不過，今年年初再次到觀音埤，前述的小徑早已成為鋪了柏油的大馬路，四周的田地也搭起了建築商的廣告，溝中的牛糞鯽自然又失去了蹤影。

不過，進入觀音埤，仍是可以見到這個仍算不錯的湖泊，雖有一些家庭廢水排入湖中，但它的消化能力也還能忍受。湖中除了牛糞鯽之外，尚有俗稱曲腰魚的紅鰭鮎魚、台灣細鰻、台灣鰻條、蝦虎，在假日，湖旁就會坐滿了垂釣的人。

不過，因為牛米糞鯽體型小，釣人的大鉤不能將牠釣獲，更常常被牠們盜食魚餌，因此，在數量上也許還是湖中最多的，加上牛糞鯽有一特殊的產卵方式：在繁殖季節，雄魚會尋覓湖底的蚌作為牠的地盤，而雌魚則有一延長的產卵管，在挑選後，雌魚會以產卵管自蚌的水孔伸入，將卵釋出，同時雄魚迅速釋出精液，使卵受精，而卵便在蚌的鰓瓣中發育，直到孵化

。而釋出稚魚的過程，有資料是說，在蚌經過枯水期之後，一旦遇上水位恢復，即為釋出小魚。為此，我曾在台大醉月湖、大湖攜回湖中盛產之大如手掌的圓蚌，一部份剖開檢視，果然有不少魚胚胎正在鰓瓣中發育；一部份等到家裏的牛糞鯽產卵後，兩天後取出圓蚌使其處於缺水狀態，經過數小時後再置於水中，果然没多久，容器內便有魚苗出現，造物之奇，一至於斯，咱們又怎能等閒棄之不顧？

觀音埤的牛糞鯽在尚未破壞的環境，應能再延續牠的種族，反而是大湖的牛糞鯽，在已惡化的大湖待久了，被移入過濾完全、水質良好的水族缸中，反而全部不支死亡，蠻諷刺的，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定義如今是解釋為「適應這惡化的環境者方能生存，否則只有淘汰」。

走筆至此，家裏的鬥魚魚苗已經長到零點七公分左右了，近日氣溫回昇，想來野外的鬥魚們也一定開始在築泡巢了？走過這些瑣碎的心得，只有一個感想，我們四週隨手拈來，都可以是一篇文章，都可以學到無窮盡的知識，如果咱們再破壞下去，可不就讓後代子孫什麼也寫不出來了嗎？

永遠的老鷹(二)

沈振中

前言

除了老鷹（鳶），本期加入新朋友——大冠鷲和蜘蛛。

自然本就在我們的身邊，去野外探望其他大地的子民，可能不是一般人的習慣；在家裏的一角就有牠們的蹤跡，邀請你試著就近發揮「仁民愛物」的胸懷，關心一下你生活裏的小生物。

3月21日，一群十六、七歲的小女生組成「自然生態保育社」，當大多數同年齡的少女仍沈醉在繁華的生活時，她們以實際行動來保護地球，並逐步影響其他人一起來尊重生命、珍惜資源、找回純樸。

地球有感，必回以福報。

「抓枝」的本事

第一次看到「抓枝」的動作時，以為那是牠們想要停在那又細又脆弱的枯枝上，記錄上寫的是：「一隻欲停枝，三次皆不成」，後來發現，另外一隻也有相同動作，在一個樹叢裏俯衝進去，我才意會到——牠們的春天到了，記錄馬上改為「2隻輪流以爪抓枝，交到口中——築巢」。

牠們在空中一邊盤旋，頭就左右轉動，眼睛忙著找尋適當的枯枝；看上一個小區域後，就兩翼微微上揚，翼尖上翹，尾羽也跟著上揚，整個身子緩緩如人類的直升機般往下降。幾乎是靜止在空中的，爪一抓，不管有沒有抓到枝，身子一斜就上升了。若抓到枝，就咬到口中，有時會在

口與爪間交過來交過去的，似乎在清理不想要的細節。若合意了，就咬進巢裏；若不合意嘛，當然就丟。有一回，快回到巢時，發現大概太長了，進不去，就把它給放了……真率性！

有時，一不小心，枝掉了，沒關係，這時才是「顯身手」的時候……說時遲，那時快，一個翻身，俯衝下去，又抓了起來。當然，如果牠們發現那枝已快掉到樹林或草堆時，牠們也不至於傻到拼命去抓回來……反正這兒多的是。

雖然靜止在空中的秒數不長，可也得真功夫，偶而在黃昏的聚會時，牠們就輪流玩這「抓枝」的遊戲，有點像人類在比草上飛——比起輕功來了。若有一隻真的「不小心」抓到枝了，牠們就玩起類似人類橄欖球的遊戲，互相盤旋、追逐、俯衝，在空中來個大翻身，背對大地……就為了「玩」那根枝。那根枝就這樣也不知換了幾隻鷹爪，然後，突然地掉了下去，往下盪呀盪地，別擔心，總會有一隻老鷹衝下來把它給抓回去繼續玩。幸好，牠們不會像某些人類把動物當球那樣玩起競賽遊戲。不過，抓枝本來是為了築巢的，現在卻發展成遊戲，倒是像極了人類的金錢遊戲，賺錢本祇是為了能活下去，人類卻發展成為了顯要而賺錢。當然人類的金錢遊戲結果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而老鷹們卻是「即使爭鬥也不傷及肌膚」；玩抓枝遊

戲祇是為了聯絡感情，不會有輸贏、利害關係的，人啊！多學著點吧！

晚點名

牠們從不同的區域陸續聚集。

在黃昏，天色全暗下之前的一個半鐘頭開始，數目逐漸增加……。

無法預測下一分鐘，牠們會從哪個方向再加入……總是低頭做記錄再抬頭時，風口上空隻已 10 隻，或 12、14……祇能推測風口這邊有五隻，風口後方的相思林裏有 3~4 隻，另一較遙遠的山頭也有一群，但數目不詳。

不知是哪一群下達行動命令，族群的黃昏聚集就如一次晚點名。

在風口的山頭，5~6 隻互相盤旋追逐，偶而會玩「抓枝」、「搶枝」的遊戲；然後，從另一區就陸續一一趕來加入追逐的行列，但有時，牠們卻是一群飛往另一區……再回風口時，數目就增加了……。

總是，看到有一隻常在較高的天空滑翔……而其餘的仍依依不捨的在山頭追逐、抓枝……最後，很難得的，終於聚成了……一起往海上滑翔，同一個方向的……那種感覺，像在閱兵……滑向海上，一個轉身，再滑回風口，如此反覆二三次，高度逐漸上升，而在上升之際，牠們會滑到附近的山區，再滑回風口，然後再滑向另

一山區……有一回，牠們在風口的山頭上方急速轉圈盤旋……一共十九隻……那種景觀……深深的印在我心頭，那時，我好想給牠們掌聲……我仰著頭驚喜的看著那快速、亂而有序的繞圈……那是一種感動，我們人類能那樣允許些微的不整齊，而卻仍能有意義的秩序嗎？

牠們不須排好隊，可是，我知道牠們是同一族群的。

黃昏聚集不僅像是在晚點名，更像是人類一天的工作後所作的遊戲活動……。

會遊戲的生物是一種有智慧的生物。

牠們也像人一樣，有穩重型的——早早準備好要黃昏滑翔……也有沉溺於玩樂中的……總是要盤旋追逐到最後一刻才加入行列……我感動於牠們黃昏聚集時能盡情喜樂追逐，也能一致同向無聲的滑翔。

很想與牠們一起做黃昏的聚集滑翔……那樣我才能真正感受到那種無聲的融合。

真的好想給牠們掌聲。

雨天

雨天的海灣，染了黃土色，是挖山與倒廢土造成的。

雨天的山頭較少牠們的影子，牠們大都在附近的枝上一動也不動的淋著雨。看牠們淋雨是一種淒涼，我在雜貨店的棚下透過 20 倍的望遠鏡看牠們，海風吹得我

直顫抖，不知牠們此時的感覺如何，牠們在雨中會想些什麼？我祇期待別再下了，一個年假沒幾個鐘頭不下雨的。

雨稍小點時，牠們會稍稍起身滑行，盤旋一番，好抖落一身的雨水，看牠們一起身，就先把身子用力抖了幾下……感覺是有點冷吧！偶而，牠們會把握機會交配一次，在雨天，冷冷的，就這麼一次也好。

如果雨一直不停，牠們就一直在那兒，在枯枝上，也不會站到樹叢裏避點雨的，就站著，在那兒淋雨。

有四隻就喜歡在雨天站在那特別的枯枝上，即將被挖山倒土掩埋的枯枝上。牠們站的位置就那麼固定。1月25日在雨裏發現牠們，當我驚訝的看到牠們時，我已全然的暴露在牠們的眼裏了，頓時，我不知該退，還是靜止不動；其中一隻起飛，卻又回到同一位置，顯然，在這種雨天，牠們也懶得起飛了，我緩緩側步到山壁邊，讓我與牠們中間隔著一棵即將被推倒的松樹……不經意一抬頭，糟了，一隻大冠鷲在我頭頂 10 公尺左右幾乎是停在空中的看著我……看牠雙翼的條紋，顯然未成年，大概被我嚇著，而我同時也嚇著了，牠不知監視我多久了。不知該低下頭懺悔，還是乾脆就四眼相瞪吧。此時，牠一個轉身——無聲的滑走了，那四隻老鷹仍在那兒。不到二分鐘後，該牠們緊張了，一

隻魚鷹抓著一條魚連著三次向牠們俯衝，硬是趕走了三隻，而第四隻就是不走，魚鷹沒辦法，就與牠同樹不同枝地吃起魚了。在兩天嘛，將就一點，擠一下吧。

2月11日的下午，我在雨中再去看牠們，仍然四隻，而且同一枯枝上幾乎同一立足點，就像編了號，貼了標籤似的……一隻一個方位，祇差不知牠們是否也說好了誰站那一點。今天，魚鷹也抓了魚來繞了兩週，雙翼被雨淋的實在不像是翅膀了，牠仍努力鼓動雙翼，這回，牠沒有趕老鷹，牠繞了兩次後，就持續不斷的拍翅飛向遠方另一山谷去了。反而，我卻索性撐著傘走到倒土的前端，就站在那快被土掩沒的松樹旁，隔著小小的山谷望著牠們……我與牠們之間祇有雨隔著……牠們縮在那兒，一動也不動……我也縮著身子……身體冷得發抖，心也一片不忍與擔憂……好冷吧！怎麼一直下雨呢？而這小小的山谷遲早要被黃土填滿了。

黃昏時刻即將到來，艾家的一個成員就飛到這兒，好像要喚起大夥兒該聚會、玩一玩了。山頭好不容易起來三、四隻，就又降落了，牠又飛到另一較深遠的山谷，一樣的結果……牠們又一次聚不起來了。雨啊！為何這樣落個不停呢？

在兩天的黃昏離開漁村，穿過風口，步步走回文明都市，卻頻頻回頭，仍抱一絲絲期望，期望牠們再聚一次，雖然，心

想不差這一次吧！可是看這怪手挖出的黃土路時，我就會擔心……也許明天牠們就不得不遷移了，也許明天就看不到牠們了。

在兩天，總是特別捨不得離開那個海灣。

（註：巡山員已查知誰在挖山倒土，送法辦了。）

叉翅（續1）

要認識清楚叉翅這隻老鷹，還真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2月14、16、18、25……每回，她都讓我有驚奇的發現……。

2月14日上午八時三十分，浪先生活動的區域（以下簡稱C區）出現另一隻老鷹，依特徵看，不太像是叉翅，心裏一陣高興，太棒了，浪先生終於找到伴了……我立即決定轉移觀察地點，由郝先生這區（B區）移到C區對面的一個小山頭上，在那兒我可看到浪先生的巢及C區的整個活動狀況。

九點左右，確定這新出現的老鷹在停棲時，左翼及右翼各有一不明顯的白斑，大多時候祇能看到其中之一……（我把她叫白斑）這下更好了，我可清楚誰是誰了。

九點二十五分，浪先生騎上白斑……那種交配動作讓我肯定浪先生結婚了……

就這樣，那天整個上午，浪先生與白斑一共進巢 20 次，白斑當然也抓枝入巢，雖然很明顯的，她可能是第一回當太太，不太會抓枝的樣子，她仍努力的與浪先生共築愛的小屋……而浪先生，也不知是新婚太高興了，還是趁難得的好天氣，就在一個上午，九點至十二點之間，與白斑交配了九次之多……等於締造了這風口的最高記錄……而白斑也是隻蠻會叫的老鷹，一個上午叫了十二次之多……她好像也不太滿意浪先生築巢方式，總是搶去浪先生抓來的樹枝……自己築，還頻頻鬥浪先生嘴，好像告訴他：「還是讓我來吧！」……不論如何，看到他倆這些舉止……放心多了，3個巢各有各的男主人與女主人，不會再有第三者介入叉翅與郝先生……可是……大自然似乎不想讓我有片刻鬆懈的機會……待我正想鬆口氣，伸個懶腰……

哈！12點20分，B區與C區的戰爭開場了……。

一整個上午不見蹤影的叉翅突然飛來C區，並不停的鳴叫「ㄘ……又又又」「ㄘ……又又又」……白斑飛快俯衝攻向叉翅，叉翅停在C區稍下方的樹枝上，左右閃躲，沒有回擊，但，郝先生趕來回擊白斑，浪先生不甘勢弱也加入來趕郝先生……於是戰場一分为二，兩位小姐則一俯衝一閃躲。叉翅總是趁白斑上昇，準備另一次俯衝之際，迅速鼓翼逐步往浪先生的巢

移動……而白斑則是越攻越猛……當叉翅就快飛到巢下時，在空中……她已被抓落片片白羽……此時郝先生從空中衝下來趕白斑……而叉翅就趁這一空隙飛入浪先生的巢了……。

我毫無時間思考……叉翅已一邊鳴叫，一邊咬起一團白色物（像是人類的廢布），又一口咬起一團細草……顯然在破壞浪先生的巢……叉翅飛出，空中戰鬥仍舊持續……此時，已搞不清楚誰在鬥誰了。

短短十分鐘……我看到這不可思議的變化……這是「鬧洞房」的遊戲嗎？還是「報復」的手段？白斑已不到那兒去了。才當新娘没多久，八成是嚇壞了。唉！而浪先生又得過單身生活了……（好戲還在後頭）。

下午13時10分，叉翅又逐漸往浪先生的巢移動，並不停鳴叫……浪先生停在C區較高位的樹枝上整羽……當叉翅就快到浪先生停的樹時，突然一轉身，咬了一團草就急急回B區了……真搞不懂她。

13時30分，浪先生咬草越過B區，回自己的巢，然後咬食物出來吃，似乎在讓叉翅知道他有好吃的……。

13時38分，叉翅又來C區，趁浪先生不在，自己二度進入浪先生的巢，這回，她沒翻東翻西，卻一邊看一邊叫，那種聲音不太尋常，好像是找不到食物的樣子。

14時24分，叉翅又來C區，浪先生抓

了一隻蛙停在她上方的枝上，叉翅竟然飛上去，老樣子，一步一步靠近，然後就狠狠的從浪先生爪下搶去蛙，自己就在那兒吃起來了……浪先生踩得蠻緊的，硬是給她搶去……浪先生就站在一旁看叉翅一口一口地吃……。

14時40分，叉翅吃完擦完嘴，回自己的樹林了……叉翅再次祇是要浪先生的美食而已。

可惜，我又猜錯了……2月16日，事情又有變化……。

那天上午，我在B區觀察。

9：40，叉翅不知從哪兒弄來一隻老鼠正在享受（先咬掉鼠毛再吃），以她的技術實在不可能是自己抓的，而她先生大都祇抓魚，更可疑的是，她是從C區飛回來的。

10：00，郝先生靠近叉翅，叉翅不好意思地低頭傾下身移步到他身旁，採低姿勢的站在先生旁邊（是否在懺悔，又去偷腥了？），郝先生沒理她，一個縱身，停到老鼠上，咬了一口……我一分心，再看時，老鼠已不在樹枝上了……大概被郝先生踢下枝去了。

10：20，叉翅快速俯衝至C區，不到15分鐘，她卻尖叫著由C區衝回B區（那種尖叫聲如ㄘ—ㄘ—，卻更尖細、更短促）不到10分鐘，她又去C區。

10：48，叉翅抓了一個不明的食物回B區

進食。

11：00，叉翅吃完了，又去C區……那邊似乎有好戲可看。這下，我趕到C區的小山頭上看個究竟。

12：00，叉翅又到C區……浪先生回巢抓了老鼠給叉翅吃。

12：18，叉翅吃完了，又老樣子，回自己的樹林了。

12：25，一個大轉變——浪先生咬枝到自己巢邊，卻沒進巢，接著，咬著枝繞過B區再回C區。叉翅也跟至C區……浪先生與她交配……天啊！叉翅竟然沒拒絕……。

12：35，再一次。

12：48，又一個大發現，浪先生抓枝停巢邊，沒有進巢就飛到叉翅旁，停幾秒後再回巢，這似乎是在告訴叉翅要結婚，就要先一起抓枝築巢……叉翅真的進巢與浪先生一起整枝築巢了……你相信這一幕嗎？

郝先生孤零零地一個人在B區，似乎看淡了這一切……也沒來干涉……那天下午兩個鐘頭內浪先生與叉翅共交配了五次……下午兩點，下雨了，叉翅仍與浪先生在同一枝上……叉翅不停鳴叫（我猜想她是很貪吃的），郝先生仍孤零零的一個……叉翅祇為了有鼠、有蛙這種多變化的食物就要改嫁嗎？

休息一下，喘口氣，散散步，上個廁

所，想想，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在「人」的世界裏，你有何感想？

2月18日再看到白斑，心想隔了一天，叉翅該已回心轉意了。

白斑仍與浪先生努力築巢，她抓枝工夫並沒多大進步，卻真的努力要成家，倒是叉翅又來了。

8點40分至9點30分，白斑與浪先生享受不到一個鐘頭的婚姻生活，叉翅再度來到C區，郝先生來停她旁邊一下就回B區。白斑一個俯衝，叉翅忙躲入較密的樹枝下，郝先生從B區飛來，到B、C區交界處即又折回……他大概不想再插手了，或者他想讓白斑好好的懲罰一下叉翅……。

叉翅一起飛，白斑就攻來，叉翅就再躲入密枝下……，如此共三次，這回叉翅沒進到浪先生的巢，被白斑猛攻的飛回B區了。此時是10點。

才7分鐘後，叉翅又來C區，郝先生隨後停到她身旁，然後回B區，叉翅也跟著回去了（怎麼聽話了？）。

11點40分，叉翅又來C區，浪先生與她交配，她又沒拒絕，之後浪先生移到另一枝上，叉翅也跟至其下，並不停轉動，鳴叫……似乎在哀求什麼（食物嗎？），天空有老鷹在盤旋，叉翅不斷鳴叫「ㄇㄟ、……又又又」，浪先生祇是側頭往上瞧瞧，他不像郝先生那樣，會馬上起飛去趕入侵者……叉翅持續鳴叫，浪先生仍沒反

應，叉翅就回B區去了，郝先生靠近叉翅，沒做什麼，祇是站在她身邊（有意思！他祇能給妳好吃的，我卻能給妳安全……）。

12點26分，叉翅又來C區，白斑在她上方的枝上，浪先生在巢裏，7分鐘後，白斑離開（從此，未再見到她，大概不想玩這種多角關係的遊戲了）。然後叉翅飛回B區卻沒有停棲，直接繞回，進入浪先生的巢（實在不懂她繞這一圈的意思）。接著，浪先生離開巢，叉翅緊跟著抓食物在巢邊吃起來了。

下午，下起大雨，叉翅在C區與浪先生在同一枝上，而郝先生再度孤零零的一個了……。

2月25日，叉翅終於開始孵蛋了。為誰生的？她與另一半如何輪流孵蛋，還是全部自己來？而艾家也來插上一手……（我看得是眼花瞭亂）。

3月10日～13日，叉翅蒞臨德育，住了四天？！

遠處的清淡佳人近況如何？

晚點名是否持續著……。

大自然的戲絕對勝過「八點檔」。關掉電視，勇敢地走進自然，讓野生生物告訴你，什麼才是自然，什麼才是生命。

（永遠的老鷹 待續）

與大冠鷲對話（一）

80年12月6日，下午四點，在護理大樓後面的枯樹上發現你，昂然挺立在那兒，兩眼不斷巡視整個校區，察看這片山林的一舉一動。

你也發現了我——一個必須透過望遠鏡才能發現你的人類。你兩眼瞪著我，那種眼神令我一陣愧咎，這片山林是屬於你的，而往前踏一步就是冒入，就是侵犯了你。

不知你已守了這片山林多少歲月？我們的開路計劃是否破壞了你的棲所，甚至你的巢？上午在這兒看到的那隻較幼小的，是否就是你的孩子？看他在樹枝間不熟練地跳飛著，大概是被我嚇著了。此時的你是否在擔心著，在考慮著是否要另尋一片山林；這裏的山頂冒冒然開出一條山路，大概會對你造成莫大的威脅吧！

待我再踏前一步，沒來得及再看你一眼，你已經輕輕地縱身一躍，不須鼓動雙翼一下的消失在另一個山頭了。

我怎麼了！？再靠近一點並不能讓我永遠擁有你啊！？

81年1月28日，上午十一時。

這一個多月來，總是拿著望遠鏡在那一枯枝搜尋你的蹤影。以為再也看不到你了，以為你永遠離開德育了。雖然去年12月30日，曾在校園上空聽到你們慣有的叫聲；可是，我不能確定，那是否就是你，你與另一隻不知是誰。

今天，驚喜的在另一枝頭上看到你，不，應該是你的孩子吧！

痴痴的在那兒，一個小平頭模樣的頭頂，頭後不明顯的白羽，個兒雖小，但眼神卻已十足的「大冠鷲」了。

81年2月26日。

上午，我在教室上生物課，隱約聽到你那慣有的叫聲「忽、忽、忽溜」，我停止正在講的內容，請學生打開窗，「聽，有沒有聽到？」「有！」有人馬上反應——「老鷹」……喔！請別傷心……她們可能是這輩子第一次聽到你的叫聲……我趕緊畫黑板……說明你與老鷹是不同的，也強調你的叫聲是天空獨一無二的……而你也是獨一無二的「大冠鷲」。

下午四點，我從山頭下來，經過你常停棲的枯枝下，一個輕脆的起飛聲——糟了，我又嚇到你了……我真莽撞，下山前，也不先用望遠鏡瞧瞧……你一個滑翔，與上次同樣的路線，越到另一個小山頭了。我悄悄的走下階梯……到校區裏，透過望遠鏡，看到你正在察看腳下的山徑，察看校區的大樓……近黃昏了……。

真抱歉！讓你無法好好歇腳休息……。

幾位保育社的學生有幸透過望遠鏡遠遠的與你四目相對……她們看了你好一段時間，然後興奮地說「他轉過頭來看我們呢！」我們本就屬於這片大地的子民……

希望你瞭解我們無意冒犯你，也請你教教我們在山林裏生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廚房的蜘蛛（一）

三隻蜘蛛，佔據廚房的一角。

一大二小織成的網，竟然彼此相通，結構頗為複雜；飛的與爬的都有被網住的可能。

三隻各有各的勢力範圍，而三個據點又剛好成一直角三角形。大的佔據直角位置，中型的佔銳角，小型的佔鈍角位置……那複雜的網就位在水槽與牆壁的空隙裏，長 75 公分，寬 25 公分，高 30 公分……而果皮菜屑的垃圾桶就位在這空隙的開口處……。

我從3月8日開始記錄牠們……。

大的那隻，腹部特別膨大，有黑白細紋……就給牠取名胖腹。3月8日晚上，牠已捕得一小蟑螂，正在吸食，位於銳角的那隻，看起來年青狀的，就給牠取名為阿青，阿青順著網路逐步靠近胖腹，胖腹看阿青就要來搶走食物，就越過食物，直逼阿青……阿青的體型不如胖腹，那敢抵抗，就慢慢背向退回據點……胖腹將阿青逼回後，就在兩角的中間處弄斷幾根網路（不知牠如何弄的）……然後轉回，將食物攜回直角處……這食物本是在最小那隻（阿郎）的據點落網的……卻被胖腹一個箭步搶去，害得阿郎祇好躲到牆壁邊，等

胖腹處理好，再回牠的據點……優勢似乎是屬於胖腹的。

30分鐘後，又一隻小蟑螂在阿郎下方著網，一陣掙扎，胖腹又快速的將牠攜回據點……獨享兩隻生命……另二隻祇得期待胖腹滿足了留一些給牠們捕食吧！

牠們總是一動也不動的在那兒等待……牆邊的螞蟻則是不停穿梭、忙碌……一動一靜皆是生命。

後記

牆角的蜘蛛不會把你當食物，地上的小昆蟲不是你的天敵，下手之前，請看看牠們……祇要好好看牠們十分鐘……你會發覺，牠們與你生活了那麼久，你竟然一點都不瞭解牠們。而今，卻要在你一聲驚叫，或一次掃除中喪命……也是一條命，生物無論大小，都是一條命……下回一掌或一腳下去前……請考慮，牠對你有立即的生命威脅嗎？

如果你已開始對老鷹有興趣……可是你又不可能像我那樣撐著傘在某個山頭坐一天……吹風、日曬、淋雨，其實，你也並非要去看某種較大的動物，才能表示你尊重、關心其他生命……你的桌角、牆角……也可能正在發生類似又翅……那群老鷹一樣的生命故事……也許還更精彩……。

從你生活周圍的生命開始吧！ 十

爲候鳥 感謝兩位善心人士

謝錦堉

在埔里鎮籃城農耕地上的候鳥大聚集盛況，打從六年前被發現後，已經陸續地登載於報上，每年屆時由外地趕來觀賞兩三萬隻在黃昏時刻，由四方八面驟然湧至，夜宿於甘蔗園上的奇景人士絡繹不絕，而且一年比一年多。今年農林廳更為了保育工作的宣導，首度如火如荼地展開全省各地的候鳥季賞鳥活動，讓社會大眾瞭解，並擁有另一項有義意的戶外休閒活動，瞭解大自然之美，進而珍惜和主動保護我們周圍的生態環境。

南投縣野鳥學會已經於三月廿八日下午四點，慎重推出本年度第三次的候鳥季賞鳥活動。地點和對象即是埔里鎮籃城農耕地上的候鳥大會師。這確實是一樁頗具義意，全省僅見的大自然奇景。其目的有二：其一是讓愛好大自然的朋友們大開眼界，熟知小小的埔里也擁有此奇觀，並有人時時在留意保護此自然資料。如果大家仔細地留意觀察，也許全省其他地方可能也有。或許還比它更奇特壯觀也說不定。藉此拋磚引玉，請大家關心您們的周遭環境。其二是兩位默默耕耘的善心人士之介紹—前埔里鎮副產加工廠廠長林拓南先生和農務課課長蔡榮輝先生。這件事的發生應從79年說起。因本人喜歡賞鳥，常利用工作之餘到郊外走走。每年發現大群候鳥聚集之前（即冬、春之際），常常要應付人們有意或無意的干擾，如獵殺、放鞭炮驚嚇尋樂和農事中的噴藥、剝除枯葉、

採收……等。農事的干擾無話可說，但前二者確實叫人異常懊惱和無奈，經常如此防不勝防。為了改善人們的「待客之道」，私下寫了一封信，信名為「一個埔里鎮民的懇求」，同時影印數份（附加調查報告、地點、時間和保護的詳細方法等），分別寄到農委會、彭立委、林省議員、南投縣長、埔里鎮長和埔里副產加工廠等處。然而各級反應不一，不談也罷。副產加工廠曾一度召見本人，詳談此事，並想把農地出租給我經營，但本人不懂農事，又時間和經濟上也不允許，回了一張婉謝的公文之後，此事便如石沈大海。不料在82年元月6日，無意中遇見種苦瓜的籃城農友，他說：「副產加工廠於去年在籃城某一塊地上種一甲多地的甘蔗，據說是要給候鳥住的……。」我趕快依指示的地方去看，原來就是昔日建議栽種甘蔗的處所。此後再利用黃昏後多次地觀察，令人欣喜若狂的是：數以千計的黃鵠鴿已經夜夜安棲在此地了。由這件事實可以證明：保育工作的推動，並非一件難事，只要大家有此共識，處處留意關心，再付出一點愛，人人皆能輕而易舉地做到；大家的環境都做到了，全國便都做好了。

在此代表全埔里鎮民、鳥會，以及所有愛護大自然的朋友們，特向林拓南廠長和蔡榮輝課長致十二萬分的謝意。也因為有您們默默地耕耘，今年數以萬計的冬候鳥們即可更安逸地返回北方了。 十

候鳥季微漣

黃蒼松

騁目埔里——水環岫疊，綠野平疇，一片漾清浮翠四序同香的山城景象，予人賞遊怡若天雕。蓋此，既得獨蒙天厚之地理福慧，皇天在之同時況也為鳥類預留相仿優越棲地奈何悖然！憶及四年前南投縣甫成會初期，「公田溝」段眉溪流域河床一處茭白筍田，適巧兩岸堤防各隔約60公尺距差，但見碩果僅存的八隻『綠頭鴨』，在此人跡罕至之僻壤游棲足季，自此卻一直未再發現類似定點鴨蹤。

信手翻閱近三年以來埔里區記錄顯示，每年秋來冬度鳥況唯『鴨』影獨呈曇花一現地教人扼腕慚愧！每逢過境盛期偷閒巡訪，詎料終僅零星三兩或落單。有時刻意定期查探，僅瞥乍臨低空環伺預降，卻漫尋無著落腳歇翼點。有道是「春江水暖鴨先知」，吾道是「鴨無棲所人未解」。「人上駁坎頭，鴨約黃昏後」。每屆夕陽西沉，猶目睹狀至可憫的倉惶奮飛，逾大地一片昏晦纔苟延殘喘將落地。翌晨，睡眼惺忪又喟於天初曉即爭作的勤稼們紛下田耕，涉水耘；煞又急忙竄遁，顫膽捱饑鎮日，悵然茫茫征途何處是『醜小鴨』家？！如斯反覆往返奔波，直告精疲力殆猶難覓絲土涓流容身的鴨兒們，自免含悲忍淚，備極辛酸的揮別依戀多年，而今竟落得虛有美名的山川。

去冬在12月8日完成第二度秋候鳥季活動後，三天兩頭往本地原有之雁鴨環境

查巡，倖於元旦前後纔自鹽土坑朝西之坑谷地形筍田裡，發現到27隻『小水鴨』在此段魚池溪旁小住數日；此乃成會歷經四載搜索最為輝煌記錄。爰將之欣喜若狂『紐司』偷偷述與會友，深怕對外曝光，纔不得不分開幾程嚮導各鳥友分享偌大鴨群眼福；可是卻亦同樣受驚於筍農旋又遷離以致後批趕至已鴨去田空唉！

鑑於城郊眉溪、坑內溪、桃米溪、耶馬溪(南烘溪)、魚池溪諸域雁鴨環境形勢、數據，古史今比已難並提。截至辦過這三階段「候鳥季」權衡成果之後，深感當前人手匱乏。在個人酌予度量得失之下倍覺身為『鳥人雅好』尤應擅撥暇餘，盡可能的情況下多對自己周遭多加關注，些許付出。在不同季節可能出現的鳥況、據點有所瞭解並掌握；聊備來日有機會再接再辦類似大型活動時，則足以面對廣大有心關愛、諮詢野鳥生態資訊的朋友，能恰其時、地的搭上便橋！盡人周可充滿自信的『解說』；以及大方地『宣導』。冀求鳥會之功能，及迄個人「使命感」竭然發揮與傳承。結合愛護環境，生態之力量日茁月壯；讓全民皆能意識到遏阻日趨惡劣之天然環境，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事實，則不枉組會原意和會務之訴求。超然而神聖的會務，不止在於大家踴躍參與活動賞鳥而已；其必靠各位以熱衷的態度作犧牲奉獻，以及不計名利的精神來投入；因為生態

與環境有良好的維護，其對諸賢眾德切身絕對有利無弊的。天地間，有許多當前未經覺察可貴的事物，往往繫於你我一時的疏失而瀕遭絕滅噩運之憾！諸如台灣雲豹以及台灣鬥魚(三斑)之類，根據報章報導與實際調查結果，已不幸淪遺歷史名詞了！就此試問，諸君上對祖先欲何面對？下對世代子孫將啥交代？！復虞有違自草創期賞鳥會之易名初衷和實質目的。

故，改組成立『野鳥學會』其崇高之『精神宗旨』乃出於有識之士正視而肯定立會先驅前輩們懷藏超卓的生活理念。始由單味的『欣賞』來拓展休閒效果與生活層面。續仰藉專家學者們之高度智慧，作最具學術價值觀之『研究』途徑；進而不斷提昇至『保護』的道德層次，是組會的最終目標與理想境界。

談到『保護』二字，其基本意義又涵蓋『維護環境』，與『平衡生態』二章。換言之，宇宙萬物之衍化律動，亙古恒今皆維繫在『相互依賴』、『生息共存』等不變的法則縫隙裡。舉凡以『平等互惠、相互尊重』之態度對待，方為萬物之靈起碼應有的認知。

少不更事而玩物喪志所以買鳥『養鳥』；原就鍾情於鳥，因而越發產生一股『悲天憫鳥』的惻隱反射，由此殊深情感延伸對鳥類生態因果點的透析慾，加諸燃燒強烈的研究、觀察的動力。就這樣不設防

的反蹈入鳥類的陷阱，遂成一隻名實相符的『笨鳥』。某日，初試啼噪，圖展翔翼；卻不慎墜地而流落『鳥會』。從此更徹悟『豢養』：即是一種囚禁的魯莽行為。而『獵捕』：則是強權帶愚昧的行徑。蓄意『射殺』：無非是一種卑劣或野蠻的表徵。總之，無故戕害殺戮無辜者，確實有失人性善良的本質；絕非君子者應有的作風。造物賜與『性命』則必有『生存的权利』，以及『自由的尊嚴』，區區人類何以能肆意現出猙獰的一面而加以謀奪。

上述諸惑頓然詮釋的同時，誰也無法體驗到內心矛盾的掙扎，與豁出感情之後的痛苦割捨最難抉擇。最後爰將家人皆可隨令呼喚，又能飛來拗向水龍頭盛水的手掌心沐浴的小寵『綠繡眼』放逐；任其結伴嬉戲，斷然飛向自由的天際。

復將每日清晨、午後各踞兩趟，且僥倖榮登中部五縣市吟鳴比賽「冠軍寶座」的『畫眉鳥』，連帶鳥籠、飼料杯贈與至友。原因是鳥類異於其他！主要是引進之畫眉品種羽色與本土原生種差異甚大，隨意放生必然會與本土畫眉發生雜交，難免破壞原來的生態體系。

四年以來，一本虔誠的與鳥人們共同學飛、學躍；盼能修得些許笨鳥應有的本色，好為眾鳥生靈『諍』得立錐之地略蓋棉薄。何況『為善』：如春日之草，不見其長，但日有所生。而相對的『作惡』：

譬於磨刀之石，不見其小，卻日有所損。如此寶貴的處世箴言，其個中道理是何等的簡單豈可輕忽！

回溯三十年前，當時人類社會甚少與溪爭地現象；縱使有也不過少數貧戶身受糧食短絀之苦，出於無奈的小植水芋仔、水甘藷、水甕菜之類，其對自然環境之影響根本微不足道。和早期山林荒野未加浮濫墾伐之前，生態形貌、水土保持一向良好且穩定；左顧右盼盡是遍蕪蔓野自然天成，大小澗澤長年豐沛；自是提供棲息之優良條件，固然雁鴨芳蹤和其他鳥類資源之豐富舉望可得。

然而，好景不常！約莫在1964年以後，颶起『茭白筍』熱！非但一發不可收拾，幾乎原始寬曠曲折的天然荒郊、河道，二十幾年來蒙水質、氣候等恩賜，一時膾炙人口且歷久不衰的山城特產，質甜且脆，誠佐餐清蔬。尤為政府提倡發展精緻農業聲中屬高經濟價位的農產品，難怪適宜種植之耕地面積逐年激增；河川地自然遽成一片爭耕畸象。沿溪幾近人工灌溉道一般狹隘窄迫；滿山之林地、山坡地又大肆濫墾、濫建比比皆是乏善可陳。最近猶添駭人聽聞，指具某種程度殺傷力之時代產物「十字弓」充斥！坊間、村莊盛傳其少數未經列管餘孽甚囂塵上；所有罪過由誰犯起？所有責任由誰承擔？如何推托？由誰負責？的確已達滿目蕭然齷齪不堪田地，

怎麼可能再招徠生性畏怯、機警，喜愛隱匿悠然的渡鳥來棲乎？

有幸生於今日昌明的年代與社會，殊該念及上古時代的鳥類，曾經不辭辛勞地幫著人類祖先『佈穀』的偉大功績。另則，一般農戶延用黃曆能力有限，故每屆『春作』農忙皆仰仗杜鵑聲聲的『催耕』，始讓我們三餐得享五穀充饑的恩惠。再則，『鳥啼』：其意在教化人類事親應盡『反哺』。綜結諸說，人類是否也該修修『鳥德』以圖回報！如是共勉：則『明天會更好』。

（拙齋主人於1992 世界地球日前三週謹撰）

+



觀鳥趣事有感

王季新

知道並不代表擁有，而擁有必須經過練習；一些自我成長的小點滴，趁著淡忘餘溫，與鳥友們分享隻字片語。

中午起風有霧的芝玉路特別寒冷寧靜，輕放腳步可以聽到葉落枝折的墜地聲。路旁芒草叢裡悄悄地走出來兩隻小雞，「差勁！是誰把雞都養到這裡來了！」心中頓時一陣咒罵。不對！這雞胸怎麼全部都是藍灰色？不像是來亨、蘆花的仔雞呀！啊！喔！突然間茅塞頓開，提起相機就要用食指咚卡擦，已經來不及了，竹雞夫婦一陣狂鳴，暴怒的撲翅而去，留下我親眼目睹野外竹雞的處女記錄，有點不甘心。

竹雞的主人是大自然，我心中的愛恨有直覺的主觀，不能從鳥的立場看鳥，怎能配做大自然的朋友？在原地徘徊許久，目送一隻有可能是石虎的貓科動物走下山坡，他或許只是一隻家貓，我必須尊重他和我一樣有身處大自然的權利。憤怒和抱怨，會浪費自己寶貴的賞鳥時間，慎思。

站在觀音山第四點上數灰面鵟鷹，不用望遠鏡的話，一些比較遠的猛禽就會漏掉，可是用的話常會出狀況：「林文宏！對面右側稜線上方九點鐘位置有灰面鵟，一隻、二隻、三、四……，不對！這隻是蝴蝶，要扣掉一隻！」

風不會只對著一個人吹，大自然對大地萬物都是一樣的公平，一千元和一萬元的望遠鏡裡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遠方的鳥

和近處的蝴蝶，甚至連隔鄰燒雜木所飄來的灰都可瞧見。蝴蝶和飛灰，不會因為望遠鏡的價昂而故意繞過它，免得壞了賞鳥的樂趣。

放下望遠鏡，我們的視力還有多好？好到足以看清別人眼中的木屑，卻不見自己身邊的大樑！？老鳥頭郭達仁有句名言：周處除三害，小心自己變成第三害的現代周處。的確是，周處沒有包容自己，他用拋棄自己過去一切不是的使命感來取代寬恕；包容也不該有特定對象，這樣的愛會傷人、傷害自己，也會傷害鳥會。我相信：只要今天比昨天有進步，明天就會更好！

公館蟾蜍山旁翔安大樓的屋頂平台，是我每天閱兵的地方。一隻白腹秧雞、兩隻大捲尾、三隻會跳進水溝裡覓食的小白鷺、斑點鵝、二將、赤腹鵝、十二嬪妃、兩百名紅鳩家將，還有遊騎兵家鴿三十隻，好不令我快活。清明節無聊發瘋，用單筒偷窺台大農業實驗場眾多紅鳩在民宅私設鴨圈裡呷些什麼好吃的東西？怎麼一隻白色的紅鳩獨霸一個鴨食盆子拼命猛吃，連看了一個星期之後決定到會館裡向世界宣稱：「我看到了一隻紅鳩的白子，因為白變種，體型比紅鳩要大的多！」好不快活，我也可以留名鳥史了！

關渡水鳥季前夕拍完家燕回蜥居做有意義的事，習慣性隨手抽了一本日文鳥書

翻翻，「白子鳩，產日本中部……！」哇噫！迷鳥！一夜興奮，十年寒暑、看鳥有成，請莊爸爸幫我翻譯原文，什麼紅鳩白子、竟不識灰斑鳩真面目。想拉著吳尊賢當我的目擊證人，「灰斑鳩外型可人，鳥店有售！可能是籠中逸鳥或放生鳥……」。吳老板的水怎麼澆的特別冷！

這幾天在屋頂平台上看他碩大體型在鴨食盆子裡大嚼，心情平靜多了。阿娜答進出台灣或許是迷途、或許是移民，頂多只有發現而不能發明，是我個人的新記錄而已，不必以眾人的名義為他賦予稀罕的功名。

四月天的黃昏，阿娜答千萬別做紅鳩的慰安婦喲！恐巴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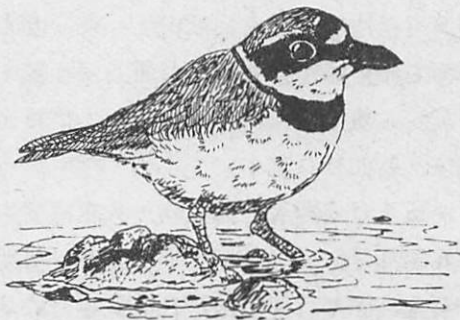
電視台拍晨間新聞，約好去社子島看水禽，見記者小姐菜鳥可欺，隨手遙指遠處一群飛鳥：「瞧！鸛科！」。眾人一陣驚恐，全部奉旨端鏡遠眺；十秒鐘沉默後，一位不怕死的烈士直諫忠言：「理事長，那是小水鴨！」，這斯開口前應該先為朕挖個洞才對！他有鳥人鮮有的道德勇氣，偉大！

的確，由人入鳥人易、由鳥人入人難，鳥人只在鳥與人的世界邊緣打轉，像蝙蝠的寓言一樣！鳥會是鳥人的聚合、卻是人的組織，人要溝通才有人性、組織要經營才能發展。仔細思量，鳥人不如鳥的單純，也無人的哲思；人性有近憂、組織要

遠慮，前者重傳承播種、後者靠企劃經營。願與鳥友們互勉之，大家捐棄成見私心，同心協力為鳥會走出康莊大道。

近來鳥事，失去許多智慧，常常靜思反省；為什麼旁人的鳥伴三五成伙，而自己總有高處不勝寒之慨？我不畏傳言莫需有、祇期許安然渡過漩渦。或許聖五傷方濟的祈禱詞能做為海峽兩岸野鳥基金會和平統一、互信合作的會歌：「天主！讓我做你和平的工具！」……因為，施予後才被施予；因為：在喪失生命的時候，我們才能生於永恆。

✦



澎湖區六月份鳥況

郭金龍

時序進入夏季，候鳥的遷徙已告一段落。春季（三、四、五月）以來，本島過境的鳥類極為熱絡，但是到了六月份，卻顯得格外平靜，倒是無人島由於燕鷗的繁殖，經常可見各種燕鷗翱翔於島上或海面，熱鬧的景觀就不是本島地區能夠比喻的了。

本島地區

就水鳥而言，只有鷺科與鵲科兩種，其它水鳥已過境他移。鷺科比起四、五月，數量上雖已少的很多，但仍有大、小白鷺等五種。八十年六月，興仁水庫曾發現一隻蒼鷺。數量較多的還是小白鷺、牛背鷺，又以興仁、菜園一帶為最多，尤其小白鷺同樣的鳥況，在青螺魚塢與東衛、成功水庫也經常可以看到。近幾年的調查，少部份的小白鷺似已成為本地的留鳥（但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才能確定）。

近兩年的調查，六月份以鵲科的變化最大。五月份本島海岸還有廿種，到了六月份只剩下五種，可見大部份的冬候鳥或過境鳥在五月底前已紛紛離境。海岸地區，六月初只能看到東方環頸鴉、小青足鵲、磯鵲、反嘴鵲、翻石鵲等五種。除了東方鵲在各海岸一直到七、八月還可以看到外（與上述小白鷺一樣，少部份似已成為本島的留鳥），其它四種只有在少數海

岸才能看到（但在七月份均未出現），如反嘴鵲在岐頭、青螺海岸近二年都有發現；翻石鵲只有在岐頭海岸看到三隻（八十年六月），其它各地都沒有發現。

鳥況較佳或有魚塢的海岸地區，五、六月常有小燕鷗蒞臨捕食小魚，其中以青螺、菜園魚塢與成功水庫、山水溼地等地區較為常見。在七十九年四、五月，先後在山水海濱沙地，曾發現小燕鷗有兩次築巢紀錄，八十、八十一年以來，就未再發現，因為來此游泳的觀光客不斷地增加，山水海岸已失去往日寧靜的環境了。

陸鳥方面，只有麻雀、小雲雀、斑頸鳩、八哥等四種。春天以來，小雲雀逐漸增加，一般草地、廢耕地均可看到鳥蹤。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本島已有的紅鳩，在近二、三年的調查中，一直未曾發現，到了今年五月初，在郊區才發現一隻（林長興）。是否因為數量太少，而不易發現，有待以後再繼續觀察。

無人島地區

北海地區的無人島，以小白沙嶼、雞善嶼和錠鉤嶼的燕鷗為最多，因為其近海已有不少的丁香等小魚，這些是燕鷗的最愛。今年五月初，高雄鳥會曾到此三島調查，除了雞善嶼有六隻白眉燕鷗外，其它各島都未發現。倒是蒼燕鷗在三島都看到

了，其中以小白沙嶼為最多，但也只有十餘隻。以去年的紀錄而言，要到六月份燕鷗才會增加，尤其是蒼燕鷗，在各島都有卅隻以上的紀錄。值得擔憂的是，北海觀光事業的蓬勃發展，觀光客常登臨島上，對雞善嶼的白眉燕鷗干擾最大，近年來燕鷗數量正在銳減中（今年三月下旬，農委會等已公告此三島為「玄武岩保留區」，希望對鳥類等生態資源的保護也有助益）。

南海的貓嶼，六月的燕鷗較四、五月已有顯著的增加。八十年五月到六月的紀錄是這樣：蒼燕鷗（10隻→150+隻）、白眉燕鷗（2000+隻→2500+隻）、玄燕鷗（500+隻→600+隻）。三種燕鷗以白眉燕鷗增加的最多。據王穎教授在七十六年七月的調查結果，發現貓嶼數量最多的玄燕鷗及白眉燕鷗而言，二者在一年中族群變化極大，玄燕鷗雖全年均可見到其蹤影，然在十一月至次年二月，數量多維持在廿隻以下，三月初數量開始增加，到下旬已增至千隻以上，五至七月間達到最高峰，數量約有二千隻至三千隻，待九月末數量開始減少，降至十一月為低峰期開始。而白眉燕鷗在十一至三月間，均未見到其蹤影，至四月初才發現三隻白眉燕鷗，此後數量不斷激增，至六月底則有超過玄燕鷗數量的趨勢，而九月時數量開始減少，而至十一月不見其蹤影。

近期（五月初），高雄鳥會曾到貓嶼調查，發現燕鷗數量較往年增加了很多。除了蒼燕鷗約有五十隻、岩鷺八隻外，其它均為白眉燕鷗、玄燕鷗兩種。其中白眉燕鷗約近六千隻，玄燕鷗約近四千隻，合計近萬隻。前者數量多於後者之現象，雖較王穎教授早期所調查的，在時間上較為提前，但與上述八十年的情況已很相近（數量上有差異）。令人興奮的是，近年來貓嶼燕鷗已逐漸增加，這可能是人類對島上海鳥的活動干擾行為已減少的結果。由於近幾年來軍方已不再以貓嶼做為靶場（仍以附近草嶼南側之岩礁為射擊目標），漁民赴島上撿拾鳥蛋的行為已有改善等因素的影響，致燕鷗數量又逐漸增加。加以去年的五月，貓嶼已劃定公告為海鳥保護區，此時，我們應由妥善保育貓嶼之海鳥景觀資源做起——如繼續研究島上燕鷗之生態史、嚴格管制觀光活動或其它人為的干擾等落實保護之政策，以維護島上海鳥資源之完整性。進而推展到其它自然景觀的維護，使此自然景觀能永續留存下來，這是我們衷心所期待的。

✦

澎湖冬天的鳥況

周麗炤

菜園魚塢及興仁水庫

二月三日，星期一，除夕。

難得的好天氣，沒風，也不覺得冷，聞不到養豬場的惡臭，一切都很美好。停妥摩托車就已感覺到鳥的存在，果如所料；遠方水鴨忙著覓食，近處有鸕鶿在奔跑。架好望遠鏡數起鳥來：小白鷺10隻，牛背鷺5隻，岩鷺1隻，蒼鷺1隻，小水鴨100隻，赤頸鴨10隻，東方鴿15隻，金斑鴿5隻，濱鴿7隻，磯鴿2隻，小青足鴿1隻，赤足鴿1隻，翻石鴿1隻，中杓鴿1隻，大白鷺2隻，中白鷺7隻，逐一記下。再細看，小白鷺中間夾著兩隻黑面琵鷺，那扁平而黑的嘴特別醒目。正看的起勁，一位先生載著兩位女孩停下，原來是菜園人回家吃團圓飯，透過望遠鏡，看清鳥的形態，讚美不絕。也談了菜園的變化——「早期這裡有一淡水湖，鳥很多，自從蓋了水庫後鳥就少了。」又說：「一、二十年前曾有天鵝被鐘錶店的老板打下做成標本（註：筆者曾看過此標本，放在鐘錶行。）」没多久，他回去將太太、哥哥、姪子、姪女全帶來了，一下子增加了許多看鳥者。邊看邊聊中，哥哥說了：「最近三、四天都有一群排著人字形隊伍的鳥經過。」話剛說完，前方天空正有一群鸕鶿由菜園往五德方向飛去，起先是排成一字形，再變換成人字形，趕緊數一下，41隻，令人興

奮的記錄。

二月四日，星期二。

大年初一早上再去逛一下，天氣不太好，同樣的地點，鳥況卻異於前一天，只看到小水鴨70隻，赤頸鴨 4隻，東方鶉20隻，濱鵲10隻，新增加了尖尾鴨14隻。

二月五日，星期三。

姨丈和表弟有興趣與我一起看鳥，菜園魚塢看後再繞道至興仁水庫，這兩個地點其實是連在一起，只是看的方向不太一樣，鳥況也就差不多了，新的鳥種是青足鵲、澤鳧、八哥和家燕。在水庫旁的一棵樹下有19隻蒼鷺在休息，在菜園就看不到了。

二月七日，星期五。

再次去菜園，跟前三次不同的是小白鷺增加了很多，大約有 110隻左右，一直很想再發現有無新記錄，天氣轉壞，雖穿雨衣，但大風暴雨把我淋得狼狽而回。

青螺

和郭金龍老師約好去青螺看鳥，天氣已是標準的東北季風型態，堤防上一無遮蔽，只能坐在階梯困難的數鳥：岩鷺 3隻，東方鶉110隻，灰斑鶉5隻，金斑鶉 7隻，濱鵲30隻，翻石鵲40隻，中杓鵲 4隻，八哥2隻，遠處1隻燕鷗。加上前兩天和姊路過時看到藍磯鶉1隻和小雲雀1隻。青螺

只記錄11種鳥而已。

其它

母親每早去觀音亭運動，也會幫我帶回一些消息：例如有六、七隻黑色的鳥在天空盤旋，海岸邊有幾隻小鳥在奔跑，這種粗略的說法，當然無法猜測是什麼鳥了。不過仍很感激母親對鳥的關心。

回到台北和鄭振寬對照在澎湖所見的鳥，則是各有所獲，但他在興仁水庫發現的黑頭翡翠，是我在澎湖未曾見過的。我們卻因沒帶對方電話號碼而不能一道看鳥，否則可能會發現更多的「漏網之鳥」了。

✦



灰面鷲現形記

旅塵

變化莫測可說是形容楊梅小鎮四月份氣候的唯一形容詞。清涼如水的夜晚使人有舒暢愉悅之感；清晨卻常把窩在睡袋中的人們凍醒；正午時分的春陽直射使人如置身於鐵板燒的鐵盤上。要面對這樣的天氣可得要有超人般的強健體魄，而我的服役生涯也在此正式展開，也使我從以前的「弱雞」變成今日的「超人」。

廢話不多說，話說四月初的某個清晨，凍得人們直打哆嗦，敝人被「挖起」來站衛兵，雖然滿心的不甘願，但這一班的六八衛兵是所有人的最愛，因為只要去站衛自然碰不到許多的公差勤務。

這是一個晨霧迷漫的寒冷清晨，環顧四週一番總共見到了六種鳥，麻雀、白頭翁、綠繡眼絕對少不了，電線桿頂的大卷尾依然挺立，低頭拚命進食的兩隻金背鳩仍只顧著用餐，不理會我的存在，另外少見的棕背伯勞也現身亮相。漸漸地天氣逐漸暖和起來。東方高空的雲層破了一個缺口，金色的陽光從而洩下撒滿大地，帶來春天淡淡的暖意。無意間抬頭仰望，突然……那是什麼？莫非是兩隻鳳頭蒼鷹（因以前此地只有鳳頭蒼鷹之記錄）？逐漸地由南盤旋向北，飛至我頭頂時，再仔細詳看，平直的翼後緣，微尖的翼端，哎呀！這根本不是鳳頭蒼鷹，而是鼎鼎大名的灰面鷲嘛！再望向遠處的天空，一隻隻的旅者灰面鷲，從迷茫的雲中現身，逐漸盤旋高昇，再朝北向著它們遙遠的故鄉前進。

在撒滿金色光芒的高空雲裂縫下，也有一群三十多隻的灰面鷲，從四面八方集結成亂集團式的盤旋，漸漸地形成龍捲風之狀，倏然……，全部散開了，歸心似箭的牠們，不一會兒就消失在我的視線中。

第二天，由於天候狀況不良，所以並沒有抱著太大的希望，只是仍然不死心，當然，這是「損龜」的一天，由於雲層太低，只好認了。

第三天清晨我依然努力向空中搜索，從六點半到八點根本沒有任何收獲，直到八點半時，才見東北方的天空中，飄出兩隻筆直向前飛的灰面鷲，證明了灰面鷲不是偶然經過楊梅的。

第四天由於任務的關係，整個早上都待在室內，所以根本沒有任何觀鷹的機會。直到中午抬飯菜的時間，阿中學長和我邊走邊談有關於灰面鷲的事情時，發現南方天空中滑出了一隻灰面鷲，連忙指給阿中學長看，這可令從未看過灰面鷲的阿中學長興奮不已。不一會兒又落下了兩隻，等到我們即將離去之際，又有一隻灰面鷲低空拍翅飛過，為我又帶來繼續觀察的希望。

由這一次的經驗，使我深深再一次體會，往往不是沒有鳥而是沒有被觀察到而已。順便在此呼籲鳥友們，別忽略你家周遭或外出旅遊時，說不定會有意外收獲，但請確實記錄下來，以充實咱們台灣的鳥類記錄。

+

天空的稱霸者

雨燕

陳麗玲／譯

鳥類是以在空中飛翔的脊椎動物形態出面，並朝適應空中生活的方向進化。而能達到適應空中生活的頂點的，當首推雨燕吧！無論是其飛行速度的快速，其滯空時間占生活時間的長久及其適應空中生活的巧妙，在所有生物之中尚無出其右者，能在廣大而空曠的天中以高速翱翔的它們正是天空的霸者。

特異的形態

雨燕類並不隸屬於包含了所有小形鳥類（鳴禽類）的麻雀目，而形成其獨立的一個雨燕目。這一點和包含在燕雀目中的燕科鳥類在系統上完全不同。兩者在形態和習性的類似是由於適應空中生活而帶來外表上相似，並不代表它們有近親的關係，這種現象在進化上稱為收斂CONVERGENCE，例如企鵝和海鷗或鯊魚和海豚便是其中一例。

雨燕目可分為雨燕亞目及蜂鳥亞目。這兩者乍聽之下似乎一點關係都沒有，但事實上二者翅膀骨骼構造極為相似，而且二者同時帶有其它鳥類完全沒有的特徵，因此把它歸於同一目。雨燕亞目分為雨燕科和鳳頭雨燕科（Hemiprocridae），但百分之95的種類屬於前者，鳳頭雨燕科只有三種，限產於東南亞和新幾內亞周圍。

雨燕科除了高緯度地方及離陸地極遠

的外島以外，幾乎是分布於全世界。所有的種類都具有鐮狀且向後彎曲的長而大的翅膀，體色以黑到暗褐色為主調。牠們並不像一般鳥類一樣，不是停留在樹或電線上，就是落到地面，通常牠們停留時是垂直攀住岩壁或樹幹，因此趾爪銳利而堅固，抓力亦強，若不經意地用手去抓，易被抓破皮。口喙雖短，但張開嘴來卻有驚人之大口，易令人聯想到蟾蜍。眼睛也很大，大型種的眼睛多凹陷入眼窩中，眼端生有濃密絨毛，如防風用的罩子。通常邊飛翔邊覓食小昆蟲。

鳳頭雨燕科的鳥並沒有這種特異的形態，除了額或頰部有飾性的羽毛為其特徵外，和平常燕子類似。尾部為長燕尾，身體為灰青色、額部有磚紅色或銅色的特徵（accent），通常停留在枝頭。其習性也和雨燕迥異，多生活在疏林或林邊，平常站立在枝頭，俟近處有昆蟲飛來時立即飛下來捕捉，再飛回到原來的枝上。

分類不易

雨燕科又可分為雨燕亞科及針尾雨燕亞科兩科。屬於後者的鳥都為短小的角尾或凹尾，有半數以上的種類尾羽的羽軸為針狀突起，其名稱亦由此而來。而這針狀突起當停棲在垂直面時可用以支撐身體。和普通的鳥一樣是前面三隻、後面一隻的

正趾足。

相對的，雨燕亞科的鳥多少有些燕尾形而稍長的尾巴，足趾是4隻全部向前的前向趾足。趾骨數兩亞科亦不同。

這兩亞科究竟包括了那些種類現在還未確認，因為這個族群的分類非常困難各學者間意見紛歧所致。例如雨燕亞目全部來細分種類的話在80種以上，粗略分類則在60種以下。以筆者的意見則以為70種左右為當。以這個觀點來看，則有如下的分類：

雨燕亞科分雨燕屬（*Apus*）約15種（舊大陸產，約12種分布在非洲），叉尾雨燕屬（*Aeronautes*）三種（新大陸產），棕雨燕屬（*Cypselurus parvus*）一種（南亞、非洲產），南美棕雨燕屬（*Tachornis*）三種（中南美產），燕尾雨燕屬（*Panyptila*）三種（中南美產），則計約24種。

針尾雨燕亞科分針尾雨燕屬（*Chaetura*）約23種（舊大陸產13種、新大陸產約10種，都有針尾，此外舊大陸產的亦有將其劃分幾個別屬的說法）、美洲雨燕屬（*Cypseloides*）10種（新大陸產，有的有尾針、有的沒有，因此有人提議再分二屬）、金絲燕屬（*Collocalia*）約3種（南亞、太平洋產，沒尾針，這一屬的分類最為困難，多者將其分為20種以上，少者約分為一半數目），計約46種。

兩亞科合計約70種，若再加上前述的鳳頭雨燕則共約73種。

飛行中睡覺

雨燕科的鳥類除了育子以外的時間都在空中。覓食自是不用講，連飲水、浴水，整理羽毛、交尾都在空中進行，似乎連睡覺都是在空中。英國的樓燕（*Apus apus*）和日本的雨燕傍晚時在築巢地點附近反覆迴旋飛行後，會發出噤利利的尖銳聲音互相呼叫，同時數十隻、數百隻的鳥像龍捲風一樣往高空不斷飛昇，即使在洞穴等地等候至天亮也不見牠們回來。而經過調查，死於燈塔的鳥類，並沒有發現燕子類，卻時常發現雨燕。這個事實暗示了雨燕在夜間飛行於空中的可能性。在英國亦有飛機在夜間發現雨燕飛行的報告。因此我們雖不敢斷言牠是在飛行中睡覺，但如果在白天也未見過牠睡覺的話，那麼牠究竟何時睡覺呢？！

或許牠們是在抵達高空後，以滑翔方式趁機小睡片刻，或許幾分鐘、十幾分鐘，然後睡醒再飛翔，也就是滑翔時睡覺，清醒時振翅再升高，如此交替進行吧！如果將這種循環和生理學上為人熟知的余波睡眠及逆說睡眠的周期協調得當的話，必也能得到十分充裕的睡眠吧！鳥類也有逆說睡眠，而且實驗上證明越是弱（虛弱）

小的鳥越是採取小睡片刻的睡眠。

此外，牠們長距離的遷徙亦是人們的話題。西伯利亞及北海道的針尾雨燕是飛往澳洲、北歐的樓燕是往非洲南部，加拿大的煙囪針尾雨燕是往亞馬遜河流域，其距離都將近一萬公里。但若牠們已經到了連睡覺都在空中的適應程度的話，一天約可飛翔約100~1000公里的巡航距離，則一萬公里的遠征對牠們來說便不算一回事了。在牛津進行標識調查結果發現樓燕離巢的幼鳥，三~四年才會回到繁殖地進行第一次的繁殖，至於繁殖以外的時期牠們的休憩地點在那裡呢？歐洲、非洲都不曾發現。如果確實如此，有個可能就是牠們在離巢後三年以上完全沒有休息地、不斷在天空飛翔。這實在是難以令人相信，但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認為有這種可能。

十天的斷食

既然牠們這麼能適應空中的生活，有人以為牠們必然什麼也不怕。事實不然，由於牠們是在空中一邊飛翔一邊找尋小昆蟲或小蜘蛛為食物。因而一旦遇到下雨、酷寒、強風等惡劣天氣時，往往找不到一點食物。因此若不是為了繁殖，牠們往往借助拿手的飛行能力轉眼間便移到壞天氣的範圍外。大家也都知道颱風來臨時牠們就是這般躲避的。但在孵卵時期便不這麼

做了。

因此牠們不論是成鳥或雛鳥甚或卵對於寒冷和飢餓都有驚人的抵抗力。對樓燕的調查顯示，在牛津的情形是第一個卵的產卵日是在5月17日到22日之間，卵是純白無花紋，一窩產2~3個，隔一天產一個，待最後一個卵產出後，雄鳥、雌鳥即交替孵育。平均孵卵日數約19.5天，撫育雛鳥如果連續好天氣的話約五個星期。然而這些第一個卵生出的時間、產卵間隔、一胎卵數、孵卵日數，孵化率、育雛日數、離巢率等都受天氣的左右。總之，如果在惡劣天氣下，空中的昆蟲銳減時，不僅成鳥的營養狀況會惡化，更因覓食時間花費過長，所以卵和雛鳥被放置一旁的間隔也加長，而直接面對寒冷和飢餓的威脅。以某一年為例，雛鳥被棄置10天體重減輕一半以上，體溫亦降低許多，看起來像死屍一樣，等天氣轉好後再恢復餵養後仍然存活下來，便也很快恢復健康並離巢獨立了。這種情形育雛日數便得花8個星期以上。

雛鳥之所以會有如此強的生命力，是因為牠們具備有大量的皮下脂肪。成鳥平均約為43公克，但雛鳥在孵育後體重急遽上升，約可達55公克。在離巢前會減少至40~50公克之間。這體重的變化便是因為皮下脂肪的增減。

將蟲製成葯丸形搬運

牠們的餵食方法亦不同於一般。由於在牠們飛行覓食領域內的昆蟲中，能自己飛上去的大蟲極少，大部份都只有被風或上昇氣流帶上去的小東西。因此牠們是張開大嘴巴快速飛行，宛如空中吸塵器一般將這些小昆蟲吸入。吸進去的小蟲便儲藏在下顎的囊中，以唾液和成直徑約二公分、重1.7公克的小團。當回到巢中時，成鳥便張開大口，讓雛鳥伸鳥頭進去吞食小蟲團。

一個小蟲團約凝聚了上千隻以上的蟲子。好天氣時約以30分鐘一次的速率覓食，則一天約需30~40公克重的蟲子，平均2萬隻以上。

但是一般的燕子並不以這種方式餵食。牠們的覓食區域是在幾乎接觸到地面的低空領域，因此大蟲子多，天氣不好時蟲子數目亦不會減少太多。燕子是將比兩燕的食物要大的蟲子一隻隻地送回巢內。因此餵食次數增加約10倍。同時即使持續的壞天氣也不影響其孵卵日數、育雛日數、孵化率、離巢率等。

由於燕子是在近地面障礙物極多的區域覓食，因此牠的飛行技術不求快速而需要迴轉、急停、急進的靈敏性。相反的，兩燕是在一無障礙的高空不斷繞大圈子，因此快速度對牠極重要。牠們的快速度並

不是為了要追小蟲子，而是要擴大單位時間內的搜索面積而來。

由此可知燕和雨燕乍看時似乎相似的習性，其實是將空中的領域和食物來源做了巧妙的分配。

針尾雨燕的種種

世界上飛行速度最快的鳥類之一的針尾雨燕是在鄔哆哪伊湖保護區最難以解說的鳥。牠飛行速度之快幾乎在你剛說：「那邊飛過來的是針尾……」，而牠已經消失於視線之外。

但是如果你住在北海道，則很幸運地你可以看到很多難得一見的鳥類。例如，只有在北海道境內能看到的花尾榛雞（*Tetrastes bonasia*）、只在北海道境內繁殖的黃眉鴉，以及如深山樞鳥等和本州

以南相異的亞種，及如針尾雨燕等在本州是為山上的鳥類，在本地通常在低海拔也能發現牠們。

由於在保護區有許多的崖壁、大樹上縫隙可供繁殖，因此從繁殖期過後的七月開始便時常可以見到牠們的蹤跡。尤其時而可見的群體浴水為樂的景觀更是令人心動。此外在牠們飛近時清晰可聞的振翅聲亦極為悅耳。

雨燕們在覓食、浴水時自然是飛行狀態中，更甚者，牠們在睡眠及交配時似乎也是在空中進行。事實上筆者亦曾一度觀察到牠們似乎是在空中交配的動作。這在人的觀點來看，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但對一生幾乎都在空中渡過的牠們來說，任何事都在飛行中進行那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了。（譯自1987年6月號 日本野鳥） ✦



猛禽的兩性關係（續）

蒼鷹\譯

猛禽公母鳥在體型上會有差異，而且**猛**是母鳥比公鳥大，當然不是全部的種類，而是依不同種類而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接下來談談兩性在比例上的問題。依遺傳學的原理，動物子代的比例♂：♀ = 50:50，即是各佔50%，這是純以機率之觀點來看，並非說每一對親代所繁殖的後代其幼鳥公母數量一樣，而是就整體的平均值而言，公母的比例為一致。有學者曾對公母數目相當之現象提出解釋，認為是基於親代與其所繁殖的子代之性別在自然選擇下產生的現象。不過對於親代耗費在提供食物及照顧子代所需之精力，公的和母的幼鳥會有差別，也加以討論。公母鳥大小差不多時，其子代公母數目也會差不多，若公母大小相差很多時，較大的子代數量少，相對地體型小的子代，其數目會比較多。例如像北雀鷹Accipiter nisus之類，很明顯地，母鳥體型大於公鳥許多(reversed dimorphic)的種類，其子代母鳥少而公鳥較多。換言之，母的幼鳥吃得少，公的吃得少，不過母鳥數量少之故，最終在養育兩性的幼鳥其所花費之精力還是相等的。在此育雛階段，母的幼鳥也通常比公的存活率要來得高，因未離巢之前，公的幼鳥難以與母的幼鳥競爭由親鳥帶回來的食物，養成公鳥的成本提高了許多，所以才有上述之結論。在此強調，以上是對未離巢的幼鳥兩性比例之探討，至於

離巢後之亞成鳥至完全成長獨立的成鳥之階段，其兩性間死亡率之差異，就與上述無關了。有以上之觀點後，就實際的一些猛禽數據加以分析，看看是否有什麼有趣的現象。

巢中幼鳥的公母比例

除非是公母體型差異十分顯著的種類，能夠在其成長了一段時日後，一眼分出公母之外，否則在其它的種類，必需透過小心測量之數據，或外觀之差異（如紅隼Falco tinnunculus）、眼睛的顏色（如鵟屬Circus）方能分辨公母。在許多的觀察調查中，只有北雀鷹、美洲隼Falco sparverius及遊隼Falco peregrinus，牠們的蛋有公母比例之數據，此三種皆是50:50，美洲隼公母體型差異不大，餘二種為明顯公母體型差異，且母鳥大於公鳥，這些蛋從一生出來即被長期地密切追蹤、觀察、紀錄，一直到可分辨出公母為止，不過這樣的樣本並不具有太大的代表性，因為並沒有考慮蛋及幼鳥的死亡率之因素。

首先以公母體型差異很明顯的北雀鷹為例子，當所有的幼鳥從蛋中孵出時，重量相似，不過24小時後，很快地差異就愈來愈顯著，到第二十天很輕易地可用肉眼分出公母，26~30天時幼鳥即離巢，此時

它們的公母鳥差異就如同成鳥一般了。在651個巢的樣本中，當幼鳥羽毛將完全長成時，公鳥與母鳥的數目差不多，公鳥1102隻，佔50.95%，母鳥1061隻，佔49.05%。各個北雀鷹的巢中卵之數目，從一顆到六顆都有，而蛋之公母任何比例都可能發生，不過在野外整體的公母比例，不因地區不同而不同，在同地區，不同年度也不會有差異。所以對於北雀鷹該種類，自其在蛋中起直到離巢這一段時間內，兩性的死亡率及比例，大多是一樣的。

由其它的數據來看，有17個研究結果包括了9種猛禽，而其公母差異性，從很些微到很明顯的皆包括其中。在將離巢時，公母比例就如同前段所言一樣。雖然大體而言公母比例還算很一致，不至有太大的差異，可是有4個研究遊隼的案例之一，以及2個研究灰澤鵟 *Circus cyaneus* 的案例之一的數據顯示，母的幼鳥會有比較高的比例，這兩種猛禽的兩性在巢中有死亡率的差別，可能會引起不平衡發生。

再看看芬蘭地區的蒼鷹 *Accipiter gentilis*，將離巢時，巢中公的幼鳥比例就很有趣了。一巢四隻幼鳥者，公鳥佔57%，一巢三隻及二隻者，公鳥分別是51%和47%，整體公鳥佔52%。由數據可得知巢中幼鳥愈多則公幼鳥比例愈大，相對地，巢中幼鳥愈少則公幼鳥死亡率愈高。所以Wikman這位學者認為此一趨勢說明公的幼

鳥原先是比母的幼鳥多，而公的幼鳥死亡率也比較高，不過在他的計算中排除了僅有一隻幼鳥的巢，因為他認為在僅一隻幼鳥的情況下，觀察者難以正確無誤地分辨公母鳥。如果單一幼鳥的巢也考慮列入紀錄之中，則這些小規模的巢就不再是比4~5隻幼鳥的巢中公鳥數少，所以需要有更進一步的資料，來驗證蒼鷹公的幼鳥數量較多，和推論出死亡率較高的可能性。

綜合以上的說明，顯然地上述有三種其孵卵期沒有違背50:50的比例，以及有九種在離巢時也很吻合50:50之比例。而且在特別說明二種中，母鳥的優勢早已明顯地顯露出來了，但其它方面依舊缺乏研究，沒有很有力的證據，可以支持證明巢中不同的性別有不一樣的死亡率，不過在此發現蒼鷹是一個很好的研究對象。

初觀之，這些觀察顯示出之結果，與文章開頭所提出之觀點有所出入，即是成鳥對子代是以投資在幼鳥身上同等精力，有點像投資報酬率的意思，並非以數量相等為判定方式。但是無論如何，即使是公母差異相當大的北雀鷹，其幼鳥不管公母在巢中時，並不如預期中因體型不同而有食量上的不同，公母鳥食量均相仿。而母鳥增重較快，公鳥則是羽毛長得較快，也比母鳥提早3~4天離巢。因此，成鳥在幼鳥身上不管公母耗費的精力都一樣，至少在離巢前一直是如此的（註：鳥離巢後2

~3週仍須依靠成鳥餵食，但不在計算範圍內）。不過，雖然北雀鷹是很多種公母體型差異極大的猛禽種類之一，就假定其它種類的成鳥會因其子代公母體型不同，而對個別之公或母的幼鳥有不同的投資，那可是不智之舉。假若，甚它的猛禽幼鳥公母的食物消耗是相同，以及死亡率也沒有性別之差異，則資料是合於公母比例的原則，這對獲得更多的有關性別比例資訊是有助益，同樣地，若能從各個種類，獲知其幼鳥在巢中公母鳥食物攝取量，並加以比較，將更有價值。

成鳥的公母比例

只有在一些公母的體型及顏色差異十分顯著的種類，可以在野外很明確地分辨出，而不顯著的種類，則可以抓來檢視、稱重、測量等方式分辨公母。公母比例要取得整體比例幾乎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在繁殖季節時，大家在野外可發現的以公鳥為主，因為母鳥多留在巢中（註：繁殖季節很長，所有的鳥會約在同一段時間嗎？），一整年除了這一段時間，有各式各樣的行為會使得計數有所偏頗，而且在其遷移的習慣上也有不同（原書中第十一章會有深入討論），兩性中的某一性別可能遷移的比例較多，或是遷移得早些。因此會使得在遷移季節中，或是在特定的度

冬區所計數而得的公母比例會有很大的誤差。公母也有些習慣偏好的差異，或是可以輕易地被發現或捕抓，因此，大多數可獲得之資訊中，有關於完全成長的猛禽公母比例，通常顯示出某一性別有絕對的優勢。如此一來，反映出它們的總數量。

同時我們也發現兩性間在過冬區的選定上的差異。母鳥通常的習慣，在各個不同的地區，愈是開闊地愈佔優勢。例如：在蘇格蘭地區，北雀鷹公鳥在森林地帶佔優勢，母鳥在農地佔優勢。而在加利福尼亞，美洲隼公鳥在果園、長有許多樹林的農地佔優勢，母鳥在牧場及田野佔優勢。同樣地，在德州地區的開闊海岸，遊隼公鳥棲息在較靠內地，母鳥則在較靠海邊。以上眾多公母選擇過冬區的不同點，主要是在於公母鳥對獵物的選擇所導致之結果。或是因母鳥體型大，則機動性差，引起母鳥比公鳥更喜歡開闊地形。在北歐地區，公的蒼鷹有較容易被陷阱捕抓的趨勢，但是這些被抓到的公蒼鷹僅限於一歲的公鳥，原因是在一歲時，不管公母鳥都會四處遊盪，不過公鳥比母鳥更喜歡到處遊走，所以增加了被逮住的機率。

公母鳥其度冬區有所區隔的趨勢，可能是為了在食物上有區分，進而減少彼此之間的競爭，既然牠們各自佔據不同的棲地，並且依靠不同的資源，也會有不同的風險要去面對，則公母鳥能同樣地一齊存

活下來，似乎不太合理，因此有十分充分的理由，可預期總體成鳥的公母比例是不相等的，特別是那些公母體型差別很大的種類。至今惟一的線索，是來自於繁殖季節的族群。發現到某一性別的平均繁殖年齡比另一性別要年輕些。例如蒼鷹、赤肩鵟 *Buteo lineatus*、灰澤鵟、遊隼的族群中，母鳥一歲繁殖的比例比公鳥更常發生，而歐洲之北雀鷹則是公鳥一歲繁殖的比例比母鳥高。可能的原因，前四種猛禽缺乏較多歲的母鳥，而北雀鷹則是缺少較成熟的公鳥。另有一傾向，預期族群中的公鳥數量會較多，因為母鳥很容易在巢中而被獵殺，但沒有證據可以支持這種觀點。假以時日，對於有些種類繫放的回收充足了，應該可以收集足夠的資料，證實兩性別各自之存活率。

綜合言之，由於公母鳥的生態差異，使得成鳥的整體公母比例難以獲知。不過在許多一夫一妻制的種類，其繁殖族群的年齡結構，可以預期是為不相等的比例關係。

(譯自 "Population Ecology of Raptors" 猛禽的族群生態 p.27~p.31, 作者 Ian Newton)

譯者的話

有許許多多有關猛禽的書，但大部分是圖鑑，而這本書“猛禽的族群生態”則是針對生態習性之探討，非分屬、分種的介紹，當然圖鑑還很重要，不然那來這些資料供分析研討。這本書雖出版超過十年了，也許已有更新更多的資訊不斷的發表出來，更何況翻譯時會有諸多缺失，不過至少給予一些啓示，過去不是很在意紀錄公母的各別數量，今日終於釋疑，原來這些資料含有許多生態習性的意義在其中。也許會發現文中會先提出很多論調，並加以解釋或推翻，或許正是此書作者伊恩·牛頓的目的吧——提供一些研究的方向。我猜想，當年達爾文應該不是到了加拉巴哥群島才頓悟出進化論的吧，而是心中早已有了構想，他只是到處找尋支持他理論的證據。

猛禽的兩性關係，除了上一篇 Reversed size-dimorphism 母鳥體型比公鳥大的特殊現象，本篇中討論公母的比例問題，還有猛禽的終身大事——婚配方式。(待續)

✧

新竹清華園

洪鴻展

今年年初的某日，新竹鳥會郭總幹事對我說：「中華飛羽要刊載各地賞點簡介，新竹地區就由你負責，總會的陳明發會找你聯絡。」據說朋友總是上帝派來陷害你的人。平時總是在老郭家吃喝拉撒睡，又蒙其信誓旦旦地說：「寫不出來的時候我負責。」就這樣，我接下了寫新竹地區賞鳥點簡介的任務。過了不久，果然陳大人來電，要小人每月交出每篇約壹仟伍佰個字的賞鳥點簡介，這下子才知道大事不妙，本以為三言兩語就可以打發的，現在才知道上當了。只好下班後乖乖地坐在書桌上繼續壓榨我那白天已被上司老板榨地快乾的腦袋，揮動無力的右手，爬一格算一格了。

言歸正傳，新竹縣地處台灣西部偏北，冬季時多冬季風可以長趨直入，多丘陵，長年潮溼多風，西臨臺灣海峽，東邊接大壩尖山，物產並不豐富，由於境內有交大、清華、科學園區、工研院等高科技單位，吸引了龐大的外縣市人口，星期假日，外移人口或無暇返鄉，或不願上台北花花世界去殺時間，或是有較多的鄉土關懷，因此賞鳥在新竹地區有逐漸興起的趨勢。

新竹地區的賞鳥點大約可粗分為三大部份。一是新竹市及其近郊，包括交大、清華、十八尖山、港南、青草湖、寶山水庫等。一是五峰線，經由五指山路至五峰

，至觀霧。一是尖石線，經由內灣往尖石至秀巒。另外在苗栗縣，南庄至鹿場一線、獅頭山等均是不錯的賞鳥點。以下就開始介紹新竹附近各賞鳥點與各位鳥友分享，如有幸能引起各位鳥友大人駕臨賞鳥，則吾願足矣。

首先登場的是清華園，民國80年清華大學曾委託新竹野鳥學會為清華大學做一份野生動植物的調查。其中鳥類資源調查是一重點。在該項調查中，清華園一年中出現的鳥種包括領角鴉、喜鵲在內共有七十種之多，挺嚇人的吧（註：該調查結果已由清華大學於81年四月底印製「水木飛羽話清華」一書，風評頗佳）！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去拜訪清華園吧！

從全省各地到清華大學都相當方便，首先您如果是經由高速公路，不論是南來或北往，一下高速公路，往市區方向大約100公尺處，即可看見台汽公司的候車站，往前20公尺即為清華大學的東側門。搭火車至新竹的鳥友，一下火車站至火車站對面的新竹客運總站搭1號或2號公車（約5~10分鐘一班）至清華站下車，下車後往回走20公尺即為清華大學的東側門。清華大學主要賞鳥點位於其後山，靠近十八尖山、梅谷，人社院附近的山谷，及原料所後面圍牆外的農田，另外校園各地的池塘均是不錯的賞鳥點，且清華園四季各有不同的景緻，假日攜帶家小至清華園一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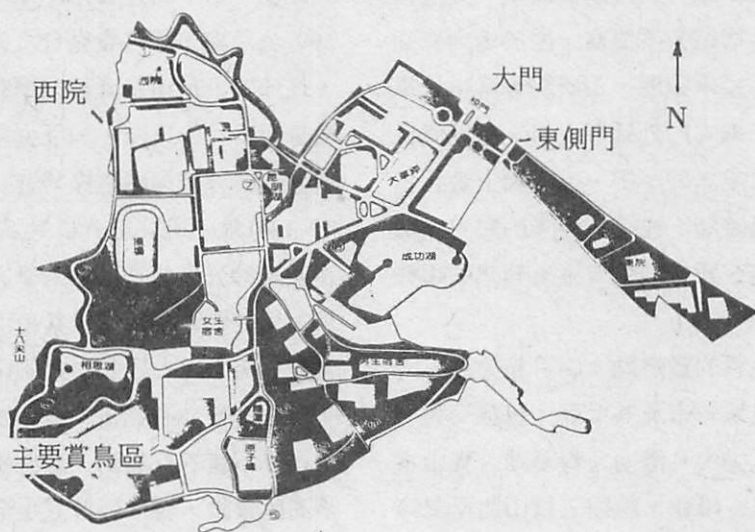
是個不錯的主意。

至清華園賞鳥，最好的時機是早上七時至十時左右，首先你必須起個大早，迎著晨曦，踩過朝露，沿著西院宿舍邊的晨跑路徑，邊走邊看早起的鳥兒吃蟲蟲（至於如何至西院，有兩種方法，一是參考本文後之附圖，二是一進清華園，在校門的後方有一全校的地圖可供參考）。西院至梅谷途中最常見的鳥類有：白頭翁、麻雀、大卷尾、斑文鳥、粉紅鸚嘴、綠繡眼，注意一下可見山紅頭，運氣好一點還可見到五色鳥、喜鵲等。一到梅谷如果你那天剛好是“衝鳥”，那麼小彎嘴、黑枕藍鶇、粉紅鸚嘴、白環鸚嘴、短翅樹鶯（冬天），可是會對著你橫衝直撞，清大李雄略鳥友曾在梅谷附近，見兩隻魚狗在吵架，一隻戰敗後，大概是昏了頭，辨不清方向，直往李鳥友衝來，直至數公尺前才恍然

驚見前有一手持望遠鏡的鳥人，勉強刹住車，翻了兩轉摔到地邊的草叢裡。

繞著梅谷走一圈，樹鵲、伯勞、紅鳩、斑頸鳩、小彎嘴是常客，走至原科所後面，隔著賞鳥牆，可見農田裡燕子、文鳥、鷺鷥、紅鳩是以堆為計量單位，偶而可見番鵲笨拙地飛過。冬裡更有一番熱鬧的景象，灰鵲鴿、黃鵲鴿、甚至白腰草鴿、磯鴿也會光臨，紅冠水雞、白腹秧雞、緋秧雞更是時有所見。一天走下來大概也累了，走出原科所至清華小吃部填飽肚子，順著交清小道可至交大。但是別忙，據聞最近，在交清小道附近有環頸雉出現，附近的輸電鐵塔上可見喜鵲的大巢。如果你還有時間及體力興緻，則可前往交大校園看看，否則可沿清大校園成功湖畔，邊走邊玩，一路回家。

✦



新竹黃氏三兄弟

郭承裕

前言

中華飛羽在鳥影尋蹤專欄結束後，擬開介紹各地賞鳥地點和鳥人，新竹地區我原推薦陳慎哲寫人的部份，洪鴻展寫地的部份，陳兄客氣推辭。鑑於這是一個讓新竹老鳥曝光的機會，乃決定接手，為各位介紹這批我比喻為「最好的朋友」的鳥友們。首先應該介紹的就是黃氏三兄弟。

黃氏三兄弟 新竹鳥會的中流砥柱

在新竹賞鳥界，提起黃氏三兄弟，那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誇張一點說，隨便抓一隻鳥來問，都知道黃氏三兄弟是誰。

黃家有五位兄弟，其中三位熱衷賞鳥，可能是父母的遠見，當初取名時，最後一字都和鳥有關，像鶴、鳳、鵬、鳴等，而黃麟一算是特例，若他父親當年也賞鳥的話，取個黃麟鵝或黃麟鴿的，其實也不錯。不過黃麟一這名字的好處是簽名很快，只要寫「01」（麟一）就可以了。

每人初識黃氏三兄弟，第一道難題就是分辨誰是鵬，誰是鳴，誰是一，常常會當著黃麟鵬的面，問「黃麟鵬在那裏？」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黃會長大人總先露出慈祥、可愛又有一點點揶揄的笑容看著對方，等對方自己恍然大悟。我也是經過多次反覆背誦，才逐漸弄清楚，而聰明的

張玉英早就利用科學的方法分析出其要點：名字筆劃愈多的，輩份愈高，所以三人之中，鵬最大，鳴次之，一最小，這回終於完全搞清楚了。

黃氏三兄弟從小就與鳥有些淵源，和其他鄉下長大的小孩一樣，有著打鳥、養鳥的童年。各位可以想像一下小黃麟鵬在一端趕，小黃麟一拿著棍子在另一端等待打紅冠水雞的情景；還有黃麟鳴養鳥養到鳥死在自製的燧道鳥巢中而不知，猶每天餵食，只是想不懂為什麼鳥都不出來吃東西。至於為了幫小鳥保暖而加裝燈泡，最後把小鳥烤死的例子更時有所聞。不過各位千萬不要因此認為他們不愛護動物、無保育觀念，其實在那個時代，我們都嘛這樣長大的。黃氏三兄弟現在可是賞鳥活動的主要推動者，及新竹地區野鳥保護區的重要催生者。

首先來談談鵬兄：黃麟鵬為新竹鳥會現任理事長，森林系畢業，因該系慣例上每年都會請吳森雄去介紹賞鳥相關事項，鵬兄就是這樣踏入賞鳥領域，並且推廣到家中的兩位弟弟。其後更結合新竹地區賞鳥人士，成立新竹鳥會，共為生態保育盡心盡力。鵬兄為人慷慨好客，年不高但德劭，具領袖氣質，做事講求計畫，處事不慍不火，是一位極為理想的領導人才（雞皮疙瘩掉滿地了，麻煩各位掃一掃）。其對鳥會最實質的貢獻，是在鳥會草創之初

，提供了會館、桌椅、鐵櫃等設備和器材，供鳥會順利營運，功不可沒。當然請黃伯母捐贈投影機的事也算在內。

鵬兄育有二子，活潑可愛，記得三、四年前鳥會尚未成立，一夥同往武陵農場，二、三歲的重鰓（外號重重或蟲蟲，音ㄗㄨㄣˊㄌㄨㄣˊㄗㄨㄣˊㄌㄨㄣˊ）就掛了一副大望遠鏡步行隨隊賞鳥。小兒子達達（ㄉㄚˊㄗㄚˊㄗㄚˊㄗㄚˊ）在前年水鳥月活動日誕生，一時雁鴨齊飛、鵲鴿齊鳴、舉國同慶、薄海歡騰，諸多異象，顯示此人日後必是鳥會會長無疑。現在長得一付慧黠樣，只做幾件事：有空間就鑽、有高處就爬、有東西就嚐，有一張在宴席上抱著一瓶台灣啤酒猛灌的照片為證，聽說最近也開始掛望遠鏡了。

阿美是鵬兄的賢內助，人如其名，大學唸植病系，可惜現在只能用在洗菜時撿菜蟲，其他無從發揮。鳥會有許多事情都靠她聯絡，逢年過節（例如每年的水鳥月、冬季及春季鳥類總調查等）她都要下廚備菜餚請各工作人員。當然對一些內行人而言，她家的頭等茶才是珍品，平時我們前往拜訪，都是用老人茶杯一小杯一小杯慢慢品嚐，據說她在家中都是泡一大杯，大口大口喝，真是過癮。最近聽說又來了一批頭等茶，得趕緊找個名義去拜訪一下，阿美啊，記得幫我留一些！

賞而優則拍，是一些鳥友的賞鳥歷程，鵬兄亦不例外，早早就購置了一支400

mm鏡頭南征北討，自從老郭這始作俑者，由友人處購得一支600mm的大砲，並屢有斬獲後，鵬兄就開始成天寫簽呈向老婆申請購買新式武器，並耗費鉅資，請我們一票人去他家吃飯，順便充當遊說團，最後好不容易獲得太座恩准，於去年新購了一支500mm迫擊砲。另一鳥友陳君（日後詳細介紹），還在收集生日卡，因為聽說太座規定必須送滿X張生日卡才考慮批准購置裝備，誰叫他以前生日不送卡片給太座。

其次讓我們談談黃麟鳴，鳴兄生性溫文儒雅，待人接物，發乎情、止乎禮。平時熱心鳥會的活動，只要時間不衝突，對活動安排的配合度極佳，幾乎是有求必應，堪稱為模範鳥友。

早期到會館「洽公」，下樓時，鳴兄一定尾隨在後，直到出了門，並在門口目送來者離去。後來知道，原來基於工作關係，他經常往返日本處理業務，除了日文不錯外，日本人的禮節似乎也學了不少，每次都讓在下感到很窩心。

鳴兄和黃麟一都擅於畫鳥，當然沒有專業畫家那麼高桿，但頗有可觀之處，幾件T恤上都留有他們的作品，唯一令人感到遺憾的是，至今還沒送我任何作品，不過沒關係，我可以等。

鳴兄甫於今年三月八日結婚，新婚燕爾，結伴賞鳥，不亦快哉！只是照料家庭

必須花些心力，再加上晚上進修，因此賞鳥的時間嚴重縮水，已經有許久沒在野外碰到他了。夫人范淑華早先即經常一起賞鳥，最近鳥友到黃家都很驚訝地問范說：「你怎麼會在這裏？」經過一番折騰才明白：「喔！原來妳們結婚了！」范唯一可以和本人相抗衡的就是身材好，苗苗條條的，而且很會吃，一餐可以吃兩個便當，但就是不會胖。

黃麟一為黃家的老么，大概從童工就開始賞鳥，鳥齡長，鳥功一流，看過290種鳥，這一年來負責鳥會的活動安排，及中華飛羽上鳥影尋蹤專欄的新竹區介紹，非常稱職。他的另一專長是講課，只要他主講的賞鳥課，必然精彩，他常講的一則五色鳥的故事大致是這樣：獅頭山是五色鳥的大本營，每次去都可以看到一大堆，有一次帶隊去獅頭山，只見幾棵蒼翠的大樹，卻沒看到五色鳥，深感奇怪之際，忽然有人放了一串鞭炮，一時之間樹葉飛舞，那幾棵大樹都變成了枯木，原來那些樹葉都是五色鳥！真是太誇張了，「一代屁王」的名號不脛而走。

一兄去年喜獲一女，率真的個性由取名事件充分反應出來，他的女兒名叫「黃佑翎」，來！跟著我唸一遍：「黃ㄩㄟㄣㄣ」，咦？嘻！就是黃鵲鵲的音，這種事還上過報紙呢！各位不難想像他下幾個兒女的名字大概分別叫做黃ㄅㄨㄣㄣ

ㄨㄣ、黃ㄆㄨㄣㄣ、黃ㄒㄨㄣㄣ、或者黃ㄉㄨㄣㄣ、黃ㄑㄨㄣㄣ、……。

一兄目前經營自然野趣店，同時花費頗多的時間在處理鳥會事務，近期在鑽研鳥類工筆畫，見者莫不讚嘆，我和他已講好用一幅大冠鷲放大照片換他一張作品，特在此聲明，以防變卦。

阿珍是阿一的另一半，賞鳥和她無緣，鳥會的工作則幫忙不少。她把娘家的事業帶到新竹來，目前在居家隔壁經營水果店，是鳥友聚會完最喜歡去逛一逛的地方，因為買賣雙方都很ㄎㄣ、ㄉㄣ、常常掏出一堆錢，買數堆水果，結果皆太歡喜。目前她最大的心願，就是把那寶貝黃ㄩㄟㄣㄣ扶養長大，當然那也是鳥會的希望。

黃氏三兄弟個性都不同，共同的優點是熱心、脾氣好，多年來黃家對鳥會的付出只能用「罄竹難書」來形容，我可以肯定的說，沒有黃氏三兄弟，就不會有現在的新竹鳥會。

走筆至此，各位新竹鳥會的會員會友，及其他各地親朋鳥友們，請起立，讓我們同聲祝福黃氏三兄弟政躬康泰、新竹鳥會長治久安！謝謝！請坐下。

咱們下回見。

✦

畫鳥

方偉宏／輯

Painting Birds

作者：Susan Rayfield

出版者：Watson-Guptill

Publications, 1988, 144頁

多幅精美彩圖，美金\$27.50

這本描繪精美的書中涵蓋了十二位世界上頂尖野生生物畫家的繪畫訣竅、技巧及成功的秘密。這些畫家包括了Robert K. Abbett，畫獵鳥及野外活動的大師；Robert Bateman，可能是世界上最為人熟知的野生生物畫家；Keith Brockie，蘇格蘭最有名氣的畫家及自然學家；Guy Coheleach，其作品為全世界的保育團體募集了百萬基金；Raymond Harris-Ching，紐西蘭的畫家，以精緻的構圖著稱；David Maass，贏得了多次州及聯邦政府的雁鴨郵票設計競賽；John P. O'Neill，熱帶鳥類專家，畫過的鳥種超過所有其他的畫家；Manfred Schatz，以畫飛行中的雁鴨聞名於世。

經由研究、素描以及使用油畫、壓克力、水彩、樹膠水彩及粉臘筆作畫，這些畫家示範所有畫鳥所需要知道的重點。其中包括如何駕御解剖細節、傳達動態、捕捉光彩而複雜的羽色、以及柔軟的羽毛、處理保護色及光線的反射、安排鳥群、畫鳥巢，以及設計雁鴨郵票等。

內容依鳥的形態安排，包括了七個部分：田野及庭院的鳥、飛行中的雁鴨、夜間的獵者、高地獵鳥、大洋及海岸漂泊者

、森林之鳥、猛禽。畫的主題包括了北美常見的山雀、旅鶉、主紅雀、松鴉、啄木鳥、鴨、雁、潛鳥、鷹鵰、鴉、雉、沙雞、火雞及鸛鵒。同時還有特殊的信天翁、水雉鳥、及色彩鮮艷的熱帶唐那雀，蜂鳥、Toucan。圖及所附的說明也指出了如何畫背景的細節—從草原到熱帶叢林，從凍原到大洋，不同的氣候及季節都包括在內。

不同階層的畫家，無論使用任何畫材將會欣賞靈敏而清晰的說明及現代大師的鉅作。如果你喜歡大自然以及變化萬端的野生生物，那麼這本色彩豐富的書將會是您靈感的泉源。

譯註

在書商大拍賣的時候順便買了這本書，書到手之後隨便翻幾頁就被其中精美的鳥畫所吸引，這本書可說是擷取好幾位當代大師的傑作，每幅圖都十分精彩，同時還描述了創作過程以及畫家在作畫時的心境，可以說是將賞鳥人在欣賞造物之美的境界昇華後再重現。由於這本書並不是真正的「鳥書」，因此無法找到真正的書評，只好將封頁上的廣告翻譯下來介紹給鳥友。

幾年前和鳥會熱心人士討論賞鳥活動的推廣時，出版更為精確的野外鳥類圖鑑應列為第一要務，然而久缺適宜的鳥類畫家使得出版圖鑑一事仍為紙上談兵。收到三月號中華飛羽時看到何華仁先生的創作以及專題介紹之後，欣喜之餘心中頗有感

慨，像何先生投身鳥類創作藝術的人在台灣可說是鳳毛麟角，因此一般人少有機會能夠經由藝術家之手轉述深一層的自然之美。特別介紹一本畫鳥的書給鳥友希望對有慧根的人有所啟發。

這本書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介紹約翰·歐尼爾的部分 (John P. O'Neill) 如果鳥友經常看飛羽書評的話，在 1991 年十二月號的書評介紹了「一隻無名的鸚鵡」一書。書中的主角之一就是歐尼爾博士，他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鳥類學研究中心的主任，一位熱帶鳥類學專家，同時還是一位著名的鳥類畫家，我過去在幾本鳥類圖鑑中看過他所畫的圖鑑鳥，相當的精確；然而在這本書中看到他所畫的熱帶叢林中的唐那雀，再回想起在無名鸚鵡一書中所描述的情境，真會令人悠然神往。也著實令人難以想像，一位投身於鳥類研究的學者，同時又擁有藝術家的才氣，實在令人讚嘆、羨慕。

順便在這裡解釋一下所謂的「雁鴨郵票 (Duck Stamp)」，這是特別為野生生物保育所設計的郵票，功能不是為了郵遞，而是募集保育基金。基本上在美國有固定的狩獵季，在狩獵季中獵雁鴨是合法的運動，但是在進行這項活動的時候必須隨身攜帶一枚雁鴨郵票當做許可証，每枚郵票只限當季有效，而出售郵票所募得的基金則列入保育用途。每一年州或聯邦政府都會舉行雁鴨郵票競賽，得獎者的設計則為當年的郵票的圖案，而雁鴨郵票本身有時也成為收藏家的收集對象。✦

風鳥皮諾查(二)

劉克襄

第二章 星光下趕路

星光，大沙地的星光是世界最燦爛的景觀。整個空間充滿枯燥而清冷的空氣，到處是凍住的寂靜，夜空看來澄澈而高遠，彷彿午夜的黑色也濃厚均勻地凝固起來。

很難想像這樣靜謐的大地，不久前才經過一場風沙的浩劫。現在卻無一點風的跡象，沙丘似乎也累得熟睡了。肅然靜寂的地表，任何一絲絲的沙石滑崩，都會造成很大的聲響。這是白天劇烈吹蝕後，偶而殘留的餘韻。一些輕薄的黑雲疾走上空，更讓所有生物強烈感受到這是一場風暴後的殘景；當然也說不定只是暴風暫時的休歇，隨時又要捲天蓋地而來。這一時節，什麼樣的天候都可能突發，連精明的漁夫與海鷗都無法準確判斷。

大沙地毫無生氣地橫陳著，但真的太安靜了，靜得死寂，靜得有點不祥。

皮諾查睜開眼時，還以為自己看到的是死後的世界。不久前，狂沙疾走的景象和這死寂般的安靜，很難聯想在一起。直到眼瞼旁有小沙粒滾落下來，才驚覺：「我還沒死！」

他心裡激動地叫喊著。

仍是最初蹲伏的姿勢。

沙石埋及嘴喙，半個頭還完整地露出沙地。他猜想，或許風在那時轉弱，甚至突然停止。無論如何，他很幸運。

起身時，肩背仍黏著一層鹹溼的沙石。腹內轆轤作響，還好仍能站穩。因著這一昏睡的補充，體力反而比先前好很多，只是有點渴。伸展翅膀，左肩劇烈地疼痛，無法全部撐開。未察覺下，痛得幾乎跌撞倒地。踉蹌三兩步，始重新站穩。

是什麼時候撞傷的呢？或許從小高原摔下來時？也有可能逆風飛行時撞到丘壁。

進入這塊沙地後，許多事情遠超出他的預估範圍，想必這是遷徙最具挑戰性，迷人的因由。可是，翅膀受傷，不僅無法飛行，這種情況對鳥類而言，無疑像是戴上腳鍊的囚犯，又被丟棄於荒野。

長老群要求他們從這兒登陸，當然料不到會有這場暴風。當初黑形曾來過這裡嗎？他是否遭遇如此猛烈的暴風？如果遇上，他會如何面對？皮諾查想起自己要尋找的英雄。

全身梳理乾淨，詳細地檢視傷口，大概是肩胛有點擦撞，稍微浮腫，需要一兩天的休養才會全部復原。他的處境自然相當危險。當溼黏的沙石嘩啦啦地抖落地面時，他又悚然警覺，小心地環顧四周。到處是暗黑的沙丘，綿延地緩緩起伏。

星光照射下，有的丘峰仍遺留著金黃的色澤。寧靜，卻帶著淒清的荒涼。仍是

半點跡象也沒有。

他稍微安心，低頭潤飾羽毛。原本以為是塊大窪地，看來似乎只是兩座沙丘間的凹地而已。這是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南方大地的景色，根據先前來此候鳥的敘述，出生後即告知無數次，有這麼一種環境，等到親自目睹，他仍不敢相信，要度冬的地方，竟有這等簡陋的所在，恐怕比冬天的北方還惡劣。

靜默地仰望星空，判斷方位。

沙丘其實並不安靜。浪潮的聲音一陣陣自遙遠的海洋方向清楚傳來。那深沉的潮汐起落聲，刺激著空腹。天色未透露太多訊息，無法把握是否又會迅速變壞。他清楚明白，剛剛曾幸運地躲過一劫，現在似乎又要跟時間競賽。至少，大自然好像在告訴他：「你才第一次來，不公平，不公平。現在，我們重新再來一次。」

這時候，若是暴風再起，他將沒有機會可言，何況翅膀又受傷。寧可空著肚子，趕緊向內陸出發，動身去找黑色的大窪地，更不敢朝海岸走去。從浪潮聲判斷，雖然距海並不遠，或許半個小時就能抵達。

他有著候鳥環頸鴿堅毅受苦的傳統精神；再挨餓一天，依然能夠撐得過。

臨行南下前，他們有過一次禁止飛行的徒步旅行，連著三天三夜不准進食。每

隻亞成鳥都在那趟旅行中吃足苦頭，抱怨不已。沒想到，這次一南下即遭遇相似的情況。長老群或許不知有這種暴風，但顯然有過周密的思考，才會特意傳授這種經驗。

倉皇動身下，皮諾查迅速地做出一個明快而大膽的決定，毫不遲疑地走回摔傷的小高原。步履有點蹣跚，仍強忍著像隻正常的環頸鴿，恢復特有的斷續步法，跑四五步一停，挺著自信、白澄的胸膛，在無風的狀況下，一會兒就爬上小高原。

極目望去，那兒是最高地方，他想從頂峰獲得俯瞰的視野。如果是一般的環頸鴿，遇到這種情形，大概不會走回頭路。但對一隻懂得飛行的環頸鴿而言，翅膀受傷，等於是完全失去避敵的工具。小高原視野寬廣，可以在遠處即發現敵蹤。

重回小高原，他覺得是應該浪費的時間。

果然如其所料，皮諾查很快地從小高原判斷出黑色低窪地的方向。現在，可以全心全意小跑前進，在暴風出現前趕到那裡採食，並去尋找其他遷徙的旅行團體。從空中俯瞰，他判斷低窪地中明顯黑色的部份是溼土，或是泥沼；那兒應有不少水中生物。在這段水鳥忙碌的過境期，這一個位置顯著的場地，無疑會吸引大批水鳥集聚。

月亮從雲層露臉，仍有滿月的餘暈。小高原再次露出大片金黃的色澤。天氣看來又有好轉跡象。皮諾查凝視天空，不禁狐疑起自己的判斷。在北方時，對天氣的轉變，他的預估甚少有差池。大概是緯度不一樣了，早知如此，就該先去海岸飽餐一頓。

他十分懊惱，繼續沿著小高原的稜線，踩著月光向前，只是腳步放慢許多。

月光照射下，他的背影斜映在沙丘上，原本圓滾的身子，拉成細長的橢圓形。這趟長程的秋天大遷徙下來，體重減輕不少，積蓄的脂肪都消耗殆盡，整個身子明顯地瘦掉一圈，雙翅下護著的不再是肥胖的肚腹。羽翼也不像過去那麼強勁有力。

「為什麼秋天時一定要南下，不能繼續待在北方？」

剛學會飛行時，皮諾查正如大部分幼鳥，有過類似的疑惑。他們得到部族長老如下的相同回答：「秋天以後，北方會下雪，下雪後大地冰凍，沒有食物。我們必須遷往南方，那兒天氣較暖和，海岸有大量食物。」

長老們在年輕時，自然獲得類似的答案。沒有一隻環頸鵒會懷疑這個真理。幾千幾萬年來，每隻環頸鵒都謹守這個遷徙的傳統。他們在雪落前離家，又在雪融後飛返，回去繁衍子孫。沒有一隻環頸鵒看過雪。幼鳥時，皮諾查胡亂想像過雪的形

狀，還有顏色，顏色恐怕和死亡差不多吧？長大為亞成鳥後，每日記取遷徙的種種繁雜問題，他才淡忘雪的存在。

這個遷徙傳統充滿自然法則的合理性，看來是不可能有什麼差池。不過，例外還是發生。不知何時起，有些環頸鵒未再遵守這種亙古不變的法則。難道冬天時他們仍堅持滯留北方，不肯南下？

不，事情剛好相反，而且看來更嚴重。有些環頸鵒在春天時並未飛回北方，改在南方築巢、繁殖。

天啊！這是大不敬的背叛行為。

環頸鵒祖先的偉大訓詞，開宗明義第一句：「身為偉大的候鳥族群，我們是活在北方凍土帶的環頸鵒……」

皮諾查下意識裡一直認為，這些不肯回去的環頸鵒，已嚴重地觸犯祖先的規範，他們的行徑全然是他種留鳥的習性，污蔑了所有環頸鵒。但環頸鵒是和平的鳥類，縱使犯了這麼大的忤逆罪，他們仍尊重這些「留鳥」的選擇。不過，部族的長老們憂心地意識到，這是明顯的退化；他們若不繼續維持兩地來去的傳統，環頸鵒將無法和其他同型的鵒科水鳥競爭，未來有可能導致滅族的危機。

過去，受到傳統教育的訓示，回到北方的環頸鵒們也恥於談留鳥環頸鵒的問題。雖然他們在南方經常與留鳥一起相處，候鳥們甚少細心探究過留鳥的形成原由。

久而久之，每到春天後，就有一群留鳥滯留南方，繁衍下一代。他們形成另一種傳統，對候鳥的遷徙反而覺得不可思議。

「根據我們所獲得的最新消息，今年春天時，黑形在一座南方的島嶼出現，這座島嶼遠離我們熟知的遷徙路線。過去到那裡度冬的環頸鴿不多。你們的任務就是去那裡找到他，找出不能回來的原因。」

黑形是皮諾查那一代亞成鳥的偶像。

從幼鳥起，他們就聽長老群訴說過無數次黑形的故事。他是環頸鴿最好的飛行家，遷徙的高手。但黑形不在北地，長老群說，黑形一直在南方，犧牲自己的遷徙權利，埋首於留鳥缺失的研究。許多環頸鴿過去都從他那兒受益良多。這幾年，黑形原本要回到北方，發表他苦心調查的結果。長老群左等右等，他卻一直未曾出現。

黑形在這最後的關頭失蹤了。

「黑形會不會變成留鳥？」

當長老群宣佈尋找黑形時，一隻亞成鳥冒失地提出這個驚世駭俗的問題。

大會頓時掀起一陣喧嘩不滿的騷動。誰會相信這種事呢？怒斥聲此起彼落。

那隻亞成鳥這才發現自己講錯話，羞愧地躲回隊伍裡。

古力適時站出疾呼：「我想黑形無法

回到北方，一定是生病，也可能受傷，躲在海岸的某一地。無論如何，我們若能找到他，就是一個偉大的遷徙故事。如果他能回來，告訴下一代他的冒險，將是更有意義的事。」

古力是那一群中被公認飛行最好的一位。勇敢、熱情。這趟任務，大家威信，以他和皮諾查的飛行能力，最有可能找到黑形。

皮諾查不盡然贊同古力的說法，不過，私下卻由古力的話推衍，黑形一定在躲避某種東西，遲遲不肯回來。不然，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環頸鴿來去，為何沒有一隻環頸鴿見過他。

這支搜索隊的第一批卻遇上暴風，現在只剩皮諾查孤零零地走在小高原上。四處佈滿殺機，他已自顧不暇，無心思考黑形的事。橫越小高原後，眼前是塊小盆地，再越過一處沙丘，低窪地慢慢浮現。小盆地上露出一些奇怪的鮮豔物品。

也許有食物！

餓瘋了的他，興奮地奔過去，結果是一些廢棄的空鋁罐、寶特瓶。啄開一個，檢視罐底是否有沙蚱蜢，或其他飛蟲。許多小生物喜歡在這種遮蔽的東西下棲息。連翻三四個空罐，什麼都沒有。

「Go! We!」

對大地不滿地苦叫一聲。他擔心的風

沙卻開始吹刮起來。另外一件事，更讓他嚇一大跳。眼前的沙丘頂峰正站著一隻鳥！

沒錯，而且是隻環頸鴿。

他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大概餓昏了頭，皮諾查詭異竟未注意到。那隻環頸鴿並未向他招呼，只遠遠地站在那兒，也沒有注意到皮諾查的存在。他似乎在忙其它事，一搖一晃地朝其它方向急走。皮諾查以為是擬傷行為，很顯然的，似若有一隻腳行動不良。

「難道真的受傷了？」皮諾查滿腦疑惑。

突然，這隻環頸鴿飛躍起身。在那一剎間，一隻棕黃勁瘦的大野貓從沙丘背後縱跳而上，嘶吼地撲向他。皮諾查瞬時驚嚇到，急忙蹲伏下來。若被大野貓發現，只有死路一條。幸虧，大野貓只注意到那隻跛腳環頸鴿。大野貓撲了個空，跛腳環頸鴿飛躍起後，又停在不遠處，一拐一拐地逗引他。大野貓再次被吸引過去，仍跟上回一樣，只撲到滿身沙石。

皮諾查來不及思索整個事情，趁大野貓與跛腳環頸鴿遠去之際，利用風沙的遮擋，急忙衝上爭鬥過的沙丘。終於在風沙瀰漫中抵達低窪地。

這場再起的風沙，威力雖遠遜於前面的一波，皮諾查仍看不清楚四周，只知道自己進入窪地核心，確實踩在不同於沙石

的溼土地面。他沿著溼土繼續往前，既然能夠看見那隻環頸鴿，應該也有其他環頸鴿或水鳥吧！他摸索著，期待眼前有東西橫亙，漸漸地，終於有一個龐大的黑影擋在前面。

——完了，大野貓！他心頭一閃，連拔腳都來不及，正想硬闖過去。

突然，四周一陣拍撲的羽翼聲。

原來是隻大杓鵒，而且不止一隻，旁邊漸漸有許多水鳥圍攏；他看不到，從拍翅聲卻可以研判，除最大型的大杓鵒外，還有大他兩倍的金斑鵒，同型的蒙古沙鵒、反嘴鵒，也有環頸鴿的聲音。或許有一起南下的同伴，還有那隻跛腳的也在裡面？他仍無法看清，只感覺四周漸漸暖和起來。

沒錯，他們剛剛為了躲避大野貓，群飛出去，再盤旋進來。重新落腳後，繼續背對風沙，圍聚成一堆，堅守著四方，減少風沙的侵襲。有的蹲伏，有的佇立，大家都閉目靜歇著，皮諾查也在裡面，療養肩羽，度過南下以來最安心的一刻。

他知道又要餓一餐，但沒關係，只要活著就好，暴風總會再過去。（待續）

中華鳥會

陳葉旺

回顧與祝福——賀台南市野鳥學會成立

七、八年前，那時每個月台北市野鳥學會在復旦中心舉行的月會，除了鳥友見面敘舊、談談鳥事，鳥類幻燈欣賞可以說是當時重頭戲，也是吸引鳥友參與的最大引力。記得有一次，邀請了一位南部鳥友做鳥類幻燈欣賞，當一張張高水準作品呈現在眼前，讓大家傻眼、直呼過癮。至今尤記得當時盛況。那一組高蹺鴿、反嘴鴿的覓食、停棲、飛翔等生動畫面，深印腦海。眾鳥友在驚嘆中，更羨慕台南地區有如此豐富的鳥類資源。也是在那一刻初步認識了心儀已久的鳥類攝影家——郭東輝先生。往後，在不同場合的相聚、寒暄，瞭解這位熱忱、執著、寡言的野鳥看護人，尤其這幾年他與郭忠誠鳥友風塵僕僕、盡心盡力在台南地區積極推動賞鳥活動，凝聚了一群鳥人的心；又深入各地，從事鳥類基本資料調查，填補了台灣鳥類資訊的真空地帶，使台灣鳥類資料更為豐富及確實。這些努力的成果，素為鳥界人士由衷敬佩。

今日，欣聞你們將於五月十七日正式成立台南市野鳥學會，內心極為感佩，也對台灣鳥類的保育燃起了一股新生力而感謝蒼天。想想，每位鳥友看到已成立的鳥會，會務是如此的繁忙，人力是如此的欠缺，經費又如此的拮据；做個單純的賞鳥人不是很愜意嗎？何必為鳥會的行政事務繁忙而剝奪了自己賞鳥的機會與樂趣。而今，台南這群熱心、可愛的鳥人，不僅不打退堂鼓，反而奮臂向前，你說能不讓人敬佩你們的勇氣嗎？而你們選擇成立的時機，更顯出你們決策群的智慧與沈著。這幾年台灣的發展已使國人邁入了「餘暇社會」的階段，國人對探索自然奧秘、追求生活品質已是一股迫切的渴求。更重要的，因為你們的努力，使得四草、曾文溪口、安平鹽水溪口等豐富的野生鳥類資源成為鳥友們眾相奔告的賞鳥據點，其鳥類的一舉一動更是鳥友們心中所牽掛。但是，因工業發展、土地變更利用，已為棲息於這些地方的鳥類帶來了生存權的危機，此時你們適時成立了台南市野鳥學會，不啻使這些野生鳥類有了新生的希望，當然也是你們成立後馬上面臨的考驗。相信初生之犢活力無限、凝聚力強，以及在各地鳥會支援下，必能有一個良好的開端，也謹以此祝福台南市野鳥學會的成立。

會員統計：至81年05月24日止，本會共有會員973人。

其中，南投縣支會68人，新竹市支會150人，台北市野鳥學會755人

本月壽星

王敏祥	何裕成	林明仁	連信銘	張麗鐘	練中牟
王鍾德	何仁德	林珍如	宮苑琳	曾進中	蔡勳雄
王勝進	何邦華	周素真	陳月芬	游麗雲	蔡錦隆
王俊智	余碧君	吳聰惠	陳明宏	程天立	賴卓彥
王玲玲	宋成	施淑美	陳天盛	賀中林	盧慶田
王春領	呂永吉	柯裕仁	陳名鳳	楊世斌	謝英珠
方俊民	杜天正	范淑華	陳光琦	董哲煌	戴錦華
田尊仁	谷淑香	高輝煌	郭智勇	劉大鑑	薛宗慶
任佳蘭	林曜松	徐明東	許清福	劉榮輝	蘇金寶
考及元	林玲	徐有正	許意敏	鄭小沅	蘇敏芳
李玲玲	林茂松	翁瑞昌	曹幼玫	鄭世雄	
李智民	林至佑	翁文宏	陸國清	鄭宗義	

歡迎新伙伴

黃賜定
台北市

蘇貴福
高雄市

謝吳玉
台北市

徐偉斌
台北縣

張豐穎
台北市

葉昌鑄
台北市

謝憲邦
台北市

何雲鳳
台北市

宋成
台北市

高瓊玉
台北縣

王祖鵬
台北市

台北市野鳥學會

王季新

- 一、本會組織架構已依章程規定及會務現況調整，請參考會員手冊說明；為鼓勵會員常往會館走動，請您親自領取。我們有信心的表示：今年會員人口將有大幅度成長。
- 二、活動組、保育組及學校推廣組之義工均正名為「解說員」，現階段有提昇解說員質量並重的需要；並將根據其接受訓練、出勤記錄、服務態度、解說品質、團體精神等狀況培育優秀解說員，為支援大型活動和各項講演的師資成立人才銀行，歡迎願意傳承和成長的鳥友加入解說員的行列。
- 三、因應會務工作量的繁雜，除增加專職同仁外，並全面電腦化逐步改善作業環境及流程。目前會務朝多元化發展，除努力推動保育工作外，並將服務對象擴及殘障人士與盲胞，希望他們也能一同欣賞並感受自然野趣。
- 四、本會首次運用生態保育基金贊助大專院校保育社團的研修活動，如果效果良好，將開放接受申請。保育基金純屬自由捐款，目前主要用途在支援繫放工作，若干保育行動的經費亦由此支助，期許所有的付出都有貢獻。
- 五、參加中華鳥會會員代表之產生方式擬根據該會之規定與本會第五屆理監事之選舉同時辦理。詳情將在本屆最後一次理監事會議中定案，並交會員大會議決。
- 六、本會觀音山猛禽調查計畫申請案在六月卅日政府會計年度結束前若仍未核准，其所有經費由生態保育基金支付。未來保育捐款若有不足時，擬由服務鳥友項目下撥出若干比例之金額因應。
- 七、申請成立「冠羽通訊」雜誌社，由本會推派理監事一位為發行人。成立文物供應中心一案則需瞭解相關法令及稅務問題後再研議。
- 八、金羽獎「冠羽獎章」推薦辦法經理監事會議決定刪除「鳥眷」一項，「鳥人」（社會人士）及「鳥友」（會員及義工）兩項自即日起接受推薦。這不是總統會召見的表揚，請擁躍提名。
- 九、台北火車站因捷運施工，站牌路線和位置多有調整，請例行活動領隊事前先向會館查詢路況。而久不讀「賞鳥守則」的解說員請重溫「新鳥請看」，務求知性解說的境界。
- 十、在一心朝組織運作理性化、會員結合感性化的努力下，礙於若干因素而有疲累之感。真誠的希望大家多多關心會務，發揮立場中立的道德勇氣：把我們的缺點告訴我，把大家的優點告訴大家。我會終生感激您！

- 十一、在顧及會員權益和與政府部門保持友誼的兩難情況下，希望全體鳥友能體諒做決策的難處。會裡雖無指定發言人，但也誠盼鳥友們在政府官員和執行任務的義工面前：少指責、多鼓勵，這對大家都有正面意義。同時在原則不變、彈性處理的情況下，往往也有意想不到的圓滿結局，千萬不要以個人的主觀認定去表示不能苟同；有錯的話一定在我個人，而不是去執行交辦任務的同仁。同時，專職同仁都有執行業務上的專長，不是伙計或僕役，請給予適當的尊重和指導。
- 十二、會館第一個周末的月會和每一季的新鳥俱樂部，以及為義工辦的進修課程，不來終生遺憾，來了受益終生。

總幹事

曾美麗

- 一、台北市政府建設局委託本會承辦之「台北市政府生態保育義工研習班」定於 6 月 17 ~ 19 日三天舉行。課程內容精采充實，包括：台灣生態體系（呂光洋）、台灣昆蟲資源之保育利用與回顧（楊平世）、台灣河川生態（汪靜明）、台灣野生動物資源（王穎）、台灣特殊地質景觀（王鑫）、台灣市面常見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辨識（姚重志）……等。參加者在完成全程訓練課程後，除了可獲贈許多精美的生態保育書刊資料外，台北市政府並將授予生態保育義工聘書，協助市政府舉發保育類野生動物買賣、捕殺等違反保育法規之不法行為。這是實際行動參與保育工作的大好機會，非常歡迎會員、會友踴躍參加。由於名額有限，欲參加者報名從速，請電：（02）325-9190。
- 二、中央大學請求本會支援成立野鳥社團。本會義不容辭應允全力支援人力資源與相關資料，祈盼鳥界早日再添生力軍。
- 三、五月二日立法院國會助理聯誼會一行五十餘人到關渡賞鳥。在本會資深解說員精闢生動的解說與引導下，一窺大自然之美，個個驚歎稱奇，反應熱烈。盼望鳥會今後能多安排類似活動，讓他們多接觸並認識本土生態資源，則立委們問政內容添加生態保育課題，台灣才會有真正美好的明天。
- 四、賀台南市野鳥學會成立，願同心協力，攜手共創美好的大環境。

行政資料組

張淑緘

- 一、四月卅日會議經投票選出張瑞瑩為下一任組長，啲呵！恭喜啦！參加投票組員有：林芳如、林國棟、朱啓章、吳聰惠、候靜蓉、徐西華、高全忠、陳世昌、張瑞瑩、張淑緘。
- 二、張瑞瑩現亦為人力資源組組長，責任艱鉅，還有賴大家多多支持與幫忙，畢竟每個人都是資料組不可或缺的一員。
- 三、關渡水鳥季大家在風雨交加下仍以最大熱忱將任務達成，辛苦了！
- 四、四月廿五日數位組員及曾總幹事到林國棟家觀賞幻燈片（南非及尼泊爾鳥類），還勞動林媽媽及麗瑛為我們準備了豐盛的晚餐，非常感謝，叨擾之處尚祈多包涵。
- 五、最近工作日常有一位德國鳥友Andra來幫忙，她很樂意和大家交朋友，也希望多瞭解台灣的風俗文化，希望大家多給予關懷，也可趁機多瞭解異國文化。
- 六、近來有些組員有「失蹤」的跡象，盼大家幫忙鼓勵資深義工再回來。也別忘了隨時吸收新血輪，例如參加冠羽俱樂部的活動，就是認識新鳥的好機會。

人力資源組

張瑞瑩

- 一、人力資源組是新近於行政作業中獨立出來的工作，將負責會籍管理、人力資源的開發，以及針對新入會的鳥友每三月舉行一次的冠羽俱樂部。
- 二、上一季的冠羽俱樂部於3月21日舉辦，參與者反應熱烈。本季將於6月13日星期六舉辦，歡迎新、老鳥參加。詳情請看下列的冠羽俱樂部簡介。

冠 羽 俱 樂 部

目標：

1. 藉輕鬆的聚會方式，讓剛入會的鳥友認識鳥會，能隨時利用鳥會的資訊與資源，並能認同與支持鳥會的宗旨。
2. 增加鳥會與鳥友間的溝通管道，集思廣義，以推展會務。

俱樂部召集小組：

召集人：張瑞瑩

組 員：呂永吉 陳世昌 陳麗鈞 陳王時 周玉連

聯絡人：張瑞瑩

聯誼時間：

81年6月13日（六）下午 2:30~5:00。

邀請對象：

1. 以最近三個月內入會之鳥友為主。
2. 歡迎老鳥參加。

活動內容：

1. 甜蜜的家—精采的幻燈片介紹鳥會的宗旨任務，組織運作，鳥類資訊以及人力資源（15'）
2. 精神傳承—各組資深義工非廣告時間（15'）
3. 鸚鵡情深—鳥人夫妻檔「愛的故事」（10'）
4. 有話要說—新鳥自我介紹，對鳥會的期許與建議（30'~50'）
5. 以「鳥」會友—茶點時間，自由交談（30'）
6. 留下字跡—填寫新鳥問卷調查表（20'）

冠羽俱樂部策劃小組

活動組

考及元

- 一、感謝本月份擔任解說及參加支援領隊的伙伴們熱情的奉獻。
- 二、初級嚮導營（冠羽班）及中級嚮導營（藍鵲班）將在六月底（27、28）及七月初（4、5）舉行。歡迎尚未參加過嚮導營的伙伴們踴躍參加「冠羽嚮導營」。參加過初級嚮導營的老伙伴們別忘了繼續向「藍鵲嚮導營」邁進。
- 三、兒童夏令營就要在7月12日開鑼了！「夏令營」須要大伙鼎力支持才能順利完成，盼望您撥空參加這極富意義的紮根活動，共享這一夏的「清涼」壯舉。
- 四、活動組歡迎您隨時給予寶貴的意見，畢竟大伙兒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讓明天能有一個更好的家園。對於已加入行列的朋友，我們要說謝謝您！還沒有參加這綠色行列的伙伴，請加緊您的腳步，大伙兒會竭誠地歡迎您的加入！快來喔！

四、五月份各項支援活動

日 期	主辦單位	參加支援帶隊伙伴
4/8	師院附小的視聽教學活動	謝慶沛
4/26	本會與中時晚報合辦的娃娃 谷溪流生態之旅	李振輝、曾美麗、徐兆泉
4/26	少年輔導會舉辦青少年賞鳥 活動。 活動地點--烏來，參加人數 約20人。	陳正隆、陳世昌、謝慧彥
5/10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舉辦生態 之旅--關渡行	蘇建隆、匡憲初

台北市野鳥學會 四月份保育基金

4/7	曾美麗	2,000.
4/9	師院附小一年五班、 五年十一班、 六年八班	1,600.
4/13	李玲玲	2,000.
4/23	謝慶沛	1,200.
4/25	張家鳳	2,000.

〈演講〉

◎談生物的歧異度

主講人：呂光洋教授（師大生物系）

時間：81年6月6日（週六）晚上07：30

◎玉山九千英尺—鳥類記錄影片欣賞

主講人：鍾榮峰（鳥類生態攝影家）

時間：81年7月4日（週六）晚上07：30

◎烏頭翁的一生—鳥類生態記錄影片欣賞

主講人：鍾榮峰（鳥類生態攝影家）

時間：81年8月1日（週六）晚上07：30

◎馬來西亞賞鳥記趣

主講人：周麗炤老師（台北市野鳥學會資深解說員）

時間：81年9月5日（週六）晚上07：30

◎荒漠水洲仙蹟—豐年蟲的一生

主講人：周蓮香副教授（台大動物系）

時間：81年10月3日（週六）晚上07：30

◎快門與永恒—鳥類生態攝影欣賞與經驗談

主講人：王金源先生（鳥類生態攝影家）

時間：81年11月7日（週六）晚上07：30

◎蘭嶼角鴞生態影片欣賞

主講人：李進興先生（鳥類生態攝影家）

時間：81年12月5日（週六）晚上07：30

主辦單位：台北市野鳥學會

演講地點：北市復興南路一段295巷13弄6號1F

聯絡電話：(02)325-9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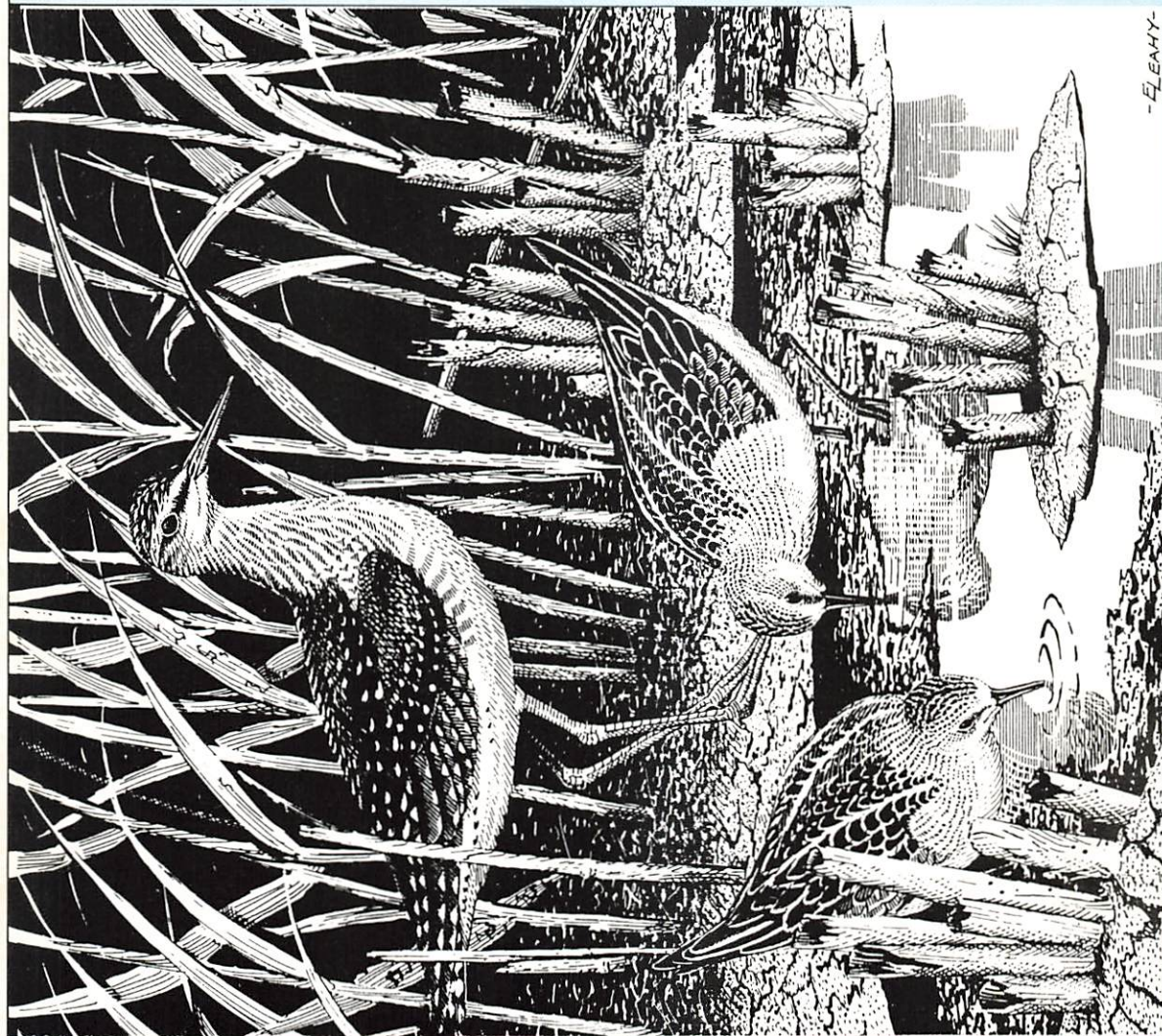
在環保意識甦醒的這
個時代裡，你我不祇是做
個沉默的賞鳥者，更期盼
能付出對在自然生態環境
裡生活的生命物，所有關
懷的真愛。

Kowa



TSN-1 & TSN-2, 77^{mm} (25x)
SPOTTING SCOPES (一般型)

※TSN-3, TSN-4 為臺石組合
可作拍照、解析度尤佳



-ELEAHY-

Vixen



ASCOT
8 x 30^{mm} 及 10 x 33^{mm}



ULTIMA
8 x 32^{mm}



SPOTTING R-60S (迷彩型) 25 x 60^{mm}

SWAROVSKI



8 x 20^{mm}
袖珍防水型



8 x 30^{mm} (Mark II)
防震防水型

Wood Sandpiper (Tringa glareola) and Little Stints (Calidris minuta)

永光儀器有限公司

贊助廠商：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88號12F之3

TEL: (02)33910442